

日本出土的紫砂器及其相關問題

王亮鈞

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

提 要

宜興地區產出的紫砂器，隨著人員的移動或商品的流通，被運往中國其他省份與海外地區。以往學者曾介紹，宜興窯場匠師針對不同外銷市場，產生多樣化的造型與裝飾。本文所進行的嘗試，擬將視角轉向學界較為陌生、同為紫砂器外銷市場一環的日本、琉球列島，考察該地出土紫砂器的年代與類型，附帶討論相關議題。

本文首先以日方學者的研究業績為基礎，參酌能大致掌握相對年代的出土、傳世品，梳理日本、琉球列島出土紫砂器的年代。進一步，藉由外觀特徵、成形方式的比對，一方面介紹紫砂器頗具特色的泥片相接技法，一方面說明日方發掘報告書所謂的「宜興窯」，實際上混雜了其他窯場之作。換言之，將回頭檢視作品產地的比對方案。釐清可能的年代、產地之後，紫砂器作為舶來品，其依何種途徑輸入日本、琉球列島，乃至於當地可能的使用、消費情形，亦為本文焦點。最後，目光將集中於一類，以往學界認為專門輸往歐洲的作品—模印貼花紫砂器，其於日本、琉球列島的出土、傳世情況，反思該類製品橫跨歐亞的外銷樣貌。簡言之，除了將紫砂器置於當時中日、中琉貿易網絡予以考察，並試圖與東印度公司商船輸往歐洲的紫砂器相較。冀望經由日本、琉球列島個案的梳理，呈顯其於紫砂器研究史中，所遺留的一個側面。

關鍵詞：紫砂器、宜興窯、鎮國、長崎、琉球、中日貿易、中琉貿易

一、前言

紫砂器，為明中葉以降，以今江蘇省宜興市丁蜀鎮黃龍山脈等，所蘊含質地緻細、含鐵量高的陶土，如紫泥、朱泥與本山綠泥等，經泥片相接技法成形之作。其以樸雅堅栗、紛雜多樣泥色予人深刻印象，也反映明清時期相對於施釉彩繪裝飾的另一種審美趣味。紫砂器種類、造型頗豐，歷來已引起鑑賞家、藝術史、茶文化史學者等，進行諸多議題探討。涉及範圍頗廣，主要包括紫砂器的出現年代、成形技法、裝飾方式、消費階層、外銷市場，乃至與其他地區瓷窯交流等面向。

有關中國出土的紫砂器，學者曾整理、發表若干介紹，刻劃出紫砂器國內市場樣貌的初步輪廓。¹然而，中國以外經正式報導的紫砂器，除幾艘眾所熟知的荷蘭、英國等東印度公司沉船，²研究者們對於其他地區的出土情況，則顯得頗為陌生。其實，現今日本曾發掘不少紫砂器，多數業已正式發表。日方學者如扇浦正義、³稻垣正宏、⁴鈴木裕子⁵等，曾爬梳日本列島出土的煎茶器遺物，當中即包含紫砂器，提供學界探討紫砂器東北亞市場的線索。另一方面，今隸屬日本的琉球列島，即古琉球國，出土的紫砂器數量既多、種類亦豐，惜常見各遺址發掘報告書，迄今未有人對該一專題進行綜合性考察。日本、琉球列島所見紫砂器蘊含課題頗多，故有整理、研究的必要性與迫切性。⁶因此，本文擬以日方學者的研

-
- 1 張浦生，〈紫砂古韻 魅力長存——出土明、清紫砂茗壺資料匯錄〉，《無錫文博》，2003年4期，頁37-39；徐湖平主編，《砂壺匯賞》（香港：王朝文化藝術出版社，2004），頁48-107。中國江蘇省出土宜興市丁蜀鎮羊角山、蜀山窯址發掘紫砂器的介紹，可參見龔良主編，《紫玉暗香——2008南京博物院紫砂珍品聯展》（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8），頁18-42、279-301；吳光榮、許艷春，〈管窺明清時期宜興蜀山遺址出土紫砂壺標本製作工藝之演變〉，收入江蘇省考古研究所、宜興市文管辦編，《紫泥沉香——2015宜興紫砂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京：譯林出版社，2017），頁12-41。相關綜述可參見黃健亮，〈由考古材料略談紫砂研究的新啟示〉，《紫泥藏珍——明清宜興窯器之美》（臺北：盈記唐人工藝出版社，2008），頁6-21。
 - 2 沉船出水紫砂器的相關介紹，可參見林業強，〈紫砂沉浮——沉船所載宜興砂壺〉，收入故宮博物院編，《2007年國際紫砂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頁185-196；黃健亮，〈南海沉船中的茶事訊息〉，《故宮文物月刊》，302期（2008.5），頁62-71。
 - 3 扇浦正義，〈長崎出土の煎茶器について〉，《長崎唐人貿易と煎茶道——中国風煎茶の導入とその派生》（東京：板橋区立郷土資料館，1996），頁112-115。
 - 4 稻垣正宏，〈遺跡出土の煎茶道具—西日本—〉，《野村美術館研究紀要》，16期（2007），頁135-144；同氏，〈17世紀の遺跡から出土する煎茶道具〉，《東アジアの茶飲文化と茶業》（大阪：関西大学文化交渉学教育研究，2011），頁201-208。
 - 5 鈴木裕子，〈遺跡出土の煎茶道具—東日本—〉，《野村美術館研究紀要》，16期（2007），頁145-163。
 - 6 本文指涉的日本列島，地理範圍包括北海道、本州、四國與九州之本土四島，以及鄰近海域附屬島嶼。

究業績為基礎，參酌傳世、出土與沉船打撈等相關資料，首先梳理日本、琉球列島出土紫砂器的相對年代。藉由比對外觀特徵、成形方式，一方面介紹紫砂器頗具特色的泥片相接技法，一方面嘗試說明日方報告書所謂的「宜興窯」，可能混雜了其他窯場之作。也就是說，將回頭檢視作品產地的比對方案。釐清可能的年代、產地之後，紫砂器作為商品流通，其依何種途徑輸入日本、琉球列島，乃至於當地可能的使用、消費情形，亦為本文焦點。最後，擬將目光集中於一類，以往學界認為僅輸往歐洲的作品—模印貼花紫砂器，其於日本、琉球列島的出土、傳世情況，反思該類製品橫跨歐亞的外銷樣貌。簡言之，除了將紫砂器置於當時中日、中琉貿易網絡予以考察，並試圖與東印度公司商船輸往歐洲的紫砂器相較。冀望經由日本、琉球列島個案的爬梳，呈顯其於紫砂器研究史中，所遺留的一個側面。

二、日本出土紫砂器概況

(一) 日本列島

截至目前，經日方學者整理及筆者檢索所得，⁷日本列島出土紫砂器的遺址為十八處：長崎萬才町遺跡、⁸長崎築町遺跡、⁹長崎興善町遺跡、¹⁰長崎櫻町遺跡、¹¹長崎勝山町遺跡、¹²長崎唐人屋敷跡（十善寺地區コミュニティ住宅建

7 日本列島關西地區的出土情況，如長崎之萬才町遺跡、興善町遺跡、櫻町遺跡、勝山町遺跡、出島和蘭商館跡與京都之平安京左京北邊四坊，引自稻垣正宏，〈遺跡出土の煎茶道具—西日本—〉，頁 135-144；關東地區的情況，如東京之東京大學本郷構內之遺跡（醫學部附屬病院地點）、文京區駒込鯉繩手御先手組屋敷、澀谷區千駄谷五丁目與新宿六丁目遺跡，引自鈴木裕子，〈遺跡出土の煎茶道具—東日本—〉，頁 145-163。長崎之築町遺跡、唐人屋敷跡（十善寺地區コミュニティ住宅建設與天后堂前廣場整備）、岩原目付屋敷跡與出島和蘭商館跡（一般國道 499 號線電線共同溝整備工事），為筆者自行檢索所得。另，大阪亦曾出土紫砂器一事，由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小林仁代理學藝課課長及大阪文化財研究所小田木富慈美學藝員告知。

8 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萬才町遺跡—朝日生命ビル建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発掘調査報告書—》（長崎：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査協議會，1996）。

9 長崎市教育委員會，《築町遺跡—築町別館跡地開発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発掘調査報告書—》（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會，1997）。

10 長崎市教育委員會，《興善町遺跡—東邦生命保險第 2 長崎ビル建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発掘調査報告書—》（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會，1999）。

11 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桜町遺跡—サンガーデン桜町マンション建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発掘調査報告書—》（長崎：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査協議會，2000）。

12 長崎市教育委員會，《勝山町遺跡—長崎市桜町小学校新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発掘調査報告書—》（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會，2003）。

設)、¹³長崎唐人屋敷跡(天后堂前廣場整備)、¹⁴長崎岩原目付屋敷跡、¹⁵長崎出島和蘭商館跡(西側建造物復原事業)、¹⁶長崎出島和蘭商館跡(一般國道499號線電線共同溝整備工事)、¹⁷京都平安京左京北邊四坊、¹⁸大阪廣島藩大坂藏屋敷跡、¹⁹大阪堂島藏屋敷跡、²⁰大阪城下町跡、²¹東京大學本郷構内遺跡(醫學部附屬病院地點)、²²東京文京區駒込鰻繩手御先手組屋敷、²³東京澀谷區千駄谷五丁目²⁴及東京新宿六丁目遺跡。²⁵上述遺址所見紫砂器年代,僅少部分因火災紀年層位得以確認,多數報告書僅推測可能製作時期,或籠統以清朝帶過。以下,將嘗試比對個別紫砂器年代,附帶討論相關問題。

築町遺跡燒土一層,為日本寬文三年(1663)江戶時期最嚴重的一次火災遺留,土層所見紫砂圓腹壺(圖1),²⁶造型呈直頸、弧肩、耳形把,壺流已殘。

-
- 13 長崎市教育委員会,《唐人屋敷跡—十善寺地區コミュニティ住宅建設に伴う埋蔵文化財発掘調査報告書—》(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会,2001)。
- 14 長崎市教育委員会,《唐人屋敷跡—天后堂前広場整備に伴う埋蔵文化財発掘調査報告書—》(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会,2003)。
- 15 長崎県教育委員会,《長崎奉行所(立山役所)跡・岩原目付屋敷跡・炉粕町遺跡》(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会,2005)。
- 16 長崎市教育委員会,《国指定史跡出島和蘭商館跡—西側建造物復元事業に伴う発掘調査報告書—》(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会,2000)。
- 17 長崎県教育委員会,《出島—一般国道499号線電線共同溝整備工事に伴う緊急調査報告書—》(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会,2005)。
- 18 京都市埋蔵文化財研究所,《平安京左京北邊四坊—第2分冊(公家町)—》(京都:京都市埋蔵文化財研究所,2004)。
- 19 大阪市文化財協会編集,《大阪市北区広島藩大坂藏屋敷跡I》(大阪:大阪市文化財協会,2003)。
- 20 大阪市文化財協会編集,《大阪市北区堂島藏屋敷跡III》(大阪:大阪市文化財協会,2010)。
- 21 大阪市文化財協会編集,《中央区今橋一丁目39-1における建設工事に伴う大坂城下町跡発掘調査(OJ17-1)報告書》(大阪:大阪市文化財協会,出版中)。
- 22 東京大学遺跡調査室編,《東京大学本郷構内の遺跡医学部附屬病院地点—医学部附屬病院中央診療棟・設備管理棟・給水設備棟・共同溝建設地点—》(東京:東京大学医学部附屬病院,1990)。
- 23 都立学校遺跡調査団編集,《駒込鰻繩手御先手組屋敷—都立向丘高校地点における埋蔵文化財発掘調査報告書—》(東京:都内遺跡調査会,1997)。
- 24 千駄ヶ谷五丁目遺跡調査会編,《千駄ヶ谷五丁目遺跡:新宿新南口RCビル(高島屋タイムズスクエアほか)の建設事業に伴う緊急発掘調査報告書:東京都渋谷区》(東京:千駄ヶ谷五丁目遺跡調査会,1997)。
- 25 東京都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集,《新宿六丁目遺跡—新宿区〈第2分冊〉近世編》(東京:東京都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05)。
- 26 長崎市教育委員会,《築町遺跡—築町別館跡地開発に伴う埋蔵文化財発掘調査報告書—》,PL.16之35。日方學者指出,櫻町遺跡六號土坑亦見同類製品,參見扇浦正義,〈桜町遺跡の発掘成果と課題〉,《桜町遺跡—サンガーデン桜町マンション建設に伴う埋蔵文化財発掘調査報告書—》,頁92。

1987年山西省晉城市澤州縣大陽鎮坡陡村明崇禎五年（1632）張光奎墓，出土紫砂壺（圖2）²⁷外觀與築町遺跡壺相類，故能進一步佐證後者應製作於十七世紀中葉前後，並復原佚失壺流原有形制。與築町遺跡壺伴出的紫砂壺蓋（圖3）²⁸僅存殘片，其蓋面以相異顏色泥料裝飾特徵，與櫻町遺跡六號土坑壺鈕環繞四尾螭龍紫砂壺蓋（圖4）²⁹類似。不過，築町遺跡壺蓋沿弧度較為斜直，原有形制應與櫻町遺跡所見不同。又因蓋面破損過甚，難以確證原是否亦貼塑紋樣。Patrice Valfré曾援引1751年12月18日，由廣州航向尼德蘭 Geldermalsen 沉船紫砂貼花白泥龍紋直筒壺（圖5）³⁰指出以不同泥色體現胎體與紋飾的對比效果，為十八世紀中期才出現的裝飾技法。³¹也因此，築町遺跡壺蓋年代，成為說明以異色泥料裝飾的方式，不排除能上溯十七世紀的重要參考資料。

櫻町遺跡除了六號土坑出土有紫砂器（同圖4），四十二號土坑亦見一紫砂穿心罐（圖6）。³²其器底內凹垂直上收，形成喇叭狀中空柱管，高度略高於壺蓋，應為促進熱空氣竄升，屬頗具實用性的設計。又因外底有煙燻痕，可知該罐似曾就火燒炙。發掘報告書因該土坑未見十八世紀以降製品，推測為十七世紀後期以前廢棄，穿心罐則為十七世紀遺物。³³2005年江蘇省徐州市大同路南側徐州衛所遺址，出土兩件造型與櫻町遺跡穿心罐一致之作（圖7）。³⁴較為特殊的是，此類製品注流與略微彎曲上揚把手安裝位置呈垂直排列，壺把沿皆施以弦紋一圈。據清順治本《徐州志》：「天啟四年（1624）六月二日，奎山堤決，是夜由東南水門陷城，傾刻丈餘，官廨民舍盡沒漂（後略）。」而知徐州衛所穿心罐的年代下限或為1624年。³⁵此一年代觀，可作為確認櫻町遺跡穿心罐的年代依據。

27 徐湖平主編，《紫砂匯賞》，頁61，圖6。

28 長崎市教育委員會，《築町遺跡—築町別館跡地開發に伴う埋蔵文化財発掘調査報告書—》，PL.16之34。

29 長崎市埋蔵文化財調査協議会，《桜町遺跡—サンガーデン桜町マンション建設に伴う埋蔵文化財発掘調査報告書—》，頁39，寫真11之3。

30 Christie's Amsterdam, *The Nanking Cargo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and Gold* (Amsterdam: Christie's Amsterdam, 1986), 140, pl.3262.

31 Patrice Valfré, *Yixing: Teapots for Europe* (Poligny, France: Éditions Exotic Line, 2000), 137.

32 長崎市埋蔵文化財調査協議会，《桜町遺跡—サンガーデン桜町マンション建設に伴う埋蔵文化財発掘調査報告書—》，頁49，寫真23之9。

33 長崎市埋蔵文化財調査協議会，《桜町遺跡—サンガーデン桜町マンション建設に伴う埋蔵文化財発掘調査報告書—》，頁30。

34 龔良主編，《紫玉暗香——2008南京博物院紫砂珍品聯展》，頁33，圖5。

35 龔良主編，《紫玉暗香——2008南京博物院紫砂珍品聯展》，頁31。

作為長崎代官屋敷的勝山町遺跡，出土兩件造型呈聳肩、弧腹、短直流紫砂壺（圖 8）。³⁶ 器底皆見銘款，其一因揭載圖片模糊，無以辨識；其一為雙直行陰文「且閒居，孟臣製」楷書款。後者款識內容，可作為復原大阪堂島藏屋敷跡「甲辰仲口，且閒口，孟口口」款紫砂壺（圖 9）³⁷ 的參考依據。英國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以下簡稱 V&A 博物館）藏「天啓丁卯年，友善堂，孟臣製」款紫砂貼花折枝梅紋壺（圖 10），³⁸ 其款識布排及楷書字體，與勝山町、堂島藏屋敷跡壺相似。V&A 博物館藏壺器身折枝梅紋，見於南非好望角打撈 1697 年沉沒荷蘭籍 Oosterland 沉船遺物（圖 11）。³⁹ 換言之，即使報告書推測，勝山町壺屬十九世紀後半廢棄遺物、⁴⁰ 堂島藏屋敷跡壺為十八世紀前半作品，⁴¹ 然兩者款識風格仍較近於十七世紀晚期作風。

為管理於長崎港貿易的唐人所設立之「唐人屋敷」（唐館），其遺址出土大量中國陶瓷器中，可見若干紫砂器。唐人屋敷跡（十善寺地區コミュニティ住宅建設）一號堀四層紫砂壺底（圖 12），⁴² 刻寫有「山水之中作主人，士衡」。根據雙豎行款識布排、「士衡」寫款方式，乃至器身近底收斂弧度，似可復原為臺灣鴻禧美術館藏「人之樂此，何如玉川，士衡」款紫砂壺（圖 13）⁴³ 一類製品。此種橫劃起輕後重、針狀收筆風格，與臺灣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以下簡稱成陽基金會）藏「伴閒人」款紫砂壺（圖 14）、⁴⁴ 前引 1751 年 Geldermalsen 沉船「行吟于月下」款紫砂壺（圖 15）⁴⁵ 相似。值得一提的是，唐人屋敷跡（天后堂前廣場整

36 長崎市教育委員會，《勝山町遺跡—長崎市桜町小学校新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発掘調査報告書一》，PL.30 之 144。

37 大阪市文化財協会編集，《大阪市北区堂島藏屋敷跡 III》，頁 14，圖 10 之 11。

38 陳浩星主編，《清心妙契·英國國立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珍藏茶文化精品集》（澳門：澳門藝術博物館，2013），頁 77，圖 39。

39 Jane Klose, "Oriental Ceramics Retrieved from Thre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Ships Wrecked off the Coast of Southern Africa: the Oosterland (1697), Bennebroek (1713) and Brederode (1785),"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64 (1999-2000): 69, fig. 5-A/1.

40 長崎市教育委員會，《勝山町遺跡—長崎市桜町小学校新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発掘調査報告書一》，頁 39-40。

41 大阪市文化財協会編集，《大阪市北区堂島藏屋敷跡 III》，頁 8。

42 長崎市教育委員會，《唐人屋敷跡—十善寺地区コミュニティ住宅建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発掘調査報告書一》，頁 19，第 15 圖之 2。

43 鴻禧美術館編，《中國雅趣品錄——宜興茶具》（臺北：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1990），頁 58-59，圖 24。

44 財團法人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主編，《古壺之美·3》（臺北：財團法人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2013），頁 54-55，圖 18。

45 林業強，〈紫砂沉浮——沉船所載宜興砂壺〉，頁 191，圖 6。

備) 紫砂壺蓋(圖 16),⁴⁶ 即與成陽基金會藏壺造型一致。若比對無誤, 唐人屋敷跡(十善寺地區コミュニティ住宅建設) 壺底、唐人屋敷跡(天后堂前廣場整備) 壺蓋相對年代, 應於十八世紀中葉前後。

唐人屋敷跡(十善寺地區コミュニティ住宅建設) 一號堀三層紫砂橫把壺(圖 17),⁴⁷ 其器底內凹上收後斜直向外延伸, 與壺頸相接處設一圓形孔洞, 亦為促進熱空氣竄升所採取的設計。同類製品見於臺灣高雄左營舊城遺址(外興隆營區)(圖 18),⁴⁸ 因後者伴出十八世紀後期德化窯葡萄藤花紋碗, 故可推知相對的製作年代。⁴⁹ 唐人屋敷跡(天后堂前廣場整備) 三區一層, 出土有報告書推定為十八世紀的紫砂壺蓋(圖 19)。⁵⁰ 其實, 1769 年前後瑞典籍 Gothborg 沉船紫砂提梁直筒壺(圖 20),⁵¹ 壺內盛以內膽, 膽腹下側密布不規則排列濾孔, 折沿蓋恰可嵌入壺口, 器外底壓印方框山水紋。其蓋錢紋鈕面、折沿特徵, 即與唐人屋敷跡(天后堂前廣場整備) 壺蓋一致。因此, 依據 Gothborg 沉船年代, 唐人屋敷跡(天后堂前廣場整備) 壺蓋應屬十八世紀下半葉前後之作。另外, 同遺跡三區表土層出土, 報告書推定為十八至十九世紀紫砂壺蓋(圖 21),⁵² 其壺鈕貼飾六出漩渦狀卷葉紋, 與蜀山窯址所見清中期紫砂壺蓋(圖 22)⁵³ 可相對照。如此看來, 唐人屋敷跡出土的紫砂器, 年代似乎集中於十八世紀左右。

事實上, 自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 頒布展海令以來, 中國赴長崎貿易商船急遽攀升。德川幕府為有效管理, 於日本元祿二年(1689) 設立「唐人屋敷」, 將來訪唐人限制於此。直至日本慶應四年(1868) 日方改革商法, 歷時一百八十

46 長崎市教育委員會,《唐人屋敷跡—天后堂前広場整備に伴う埋蔵文化財発掘調査報告書—》, 頁 41, PL.6 之 68。

47 長崎市教育委員會,《唐人屋敷跡—十善寺地區コミュニティ住宅建設に伴う埋蔵文化財発掘調査報告書—》, PL.7 之 79。

48 劉益昌、顏廷仔、王淑津、林美智著,《高雄市左營區舊城遺址(2009): 高雄市左營區舊城遺址範圍內『外興隆營區』考古試掘之出土標本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高雄: 高雄市文化局, 2009), 圖版 50。

49 劉益昌,《歷史的左營腳步》(高雄: 高雄市文化局, 2009), 頁 75-76。

50 長崎市教育委員會,《唐人屋敷跡—天后堂前広場整備に伴う埋蔵文化財発掘調査報告書—》, 頁 41, PL.6 之 69。

51 龔良主編,《紫玉暗香——2008 南京博物院紫砂珍品聯展》, 頁 247, 圖 112。

52 長崎市教育委員會,《唐人屋敷跡—天后堂前広場整備に伴う埋蔵文化財発掘調査報告書—》, 頁 41, PL.6 之 67。

53 龔良主編,《紫玉暗香——2008 南京博物院紫砂珍品聯展》, 頁 293, 圖 128·17。因此, 過往學者認為, 以貼塑裝飾壺蓋於十八世紀業已不再流行的看法, 或有修正必要。參見林業強,《紫砂沉浮——沉船所載宜興砂壺》, 頁 195。

年的「唐人屋敷」才被廢止。因此，唐人屋敷跡出土的紫砂器，多屬十八世紀而少見十七世紀之作，⁵⁴毋寧說是極為自然之事。另外，〈長崎唐館交易繪卷〉（圖 23）⁵⁵描繪唐人於白泥涼爐前蹲坐備茶場景、〈唐館書房之圖—大和屋版〉（圖 24）⁵⁶唐人書齋，可觀察紫砂壺與青花壺、杯一同收儲櫃內。又因唐人屋敷跡出土的紫砂器，多屬壺類部件，或可推測該類製品於當地可能作為茶器使用。反映出，停留於長崎港之唐人於「唐人屋敷」生活時，所遺留的飲茶側面。

除了長崎之築町遺跡、櫻町遺跡、勝山町遺跡及唐人屋敷跡等，京都之平安京左京北邊四坊公家町屋敷跡穴藏 G749，亦可見紫砂器出土。其中，紫砂壺蓋（圖 25）⁵⁷環繞壺鈕的六瓣柿蒂紋樣，與前引徐州衛所穿心罐（同圖 7）相類。日方學者結合文獻記載，推測穴藏 G749 極可能為日本寬文十一年（1671）火災遺留，並指出為〈中むかし公家町の繪畫〉、〈寬永十四年洛中繪圖〉、〈洛中繪圖寬永後萬治前〉之「安禪寺御門跡」。⁵⁸因穴藏 G749 紫砂器與約八千餘件中國、越南、伊萬里瓷器共伴出土，且公家町屋敷跡緊鄰貴族御所，或可推知紫砂器應屬上層階級所有。又因紫砂器與十三件肥前地區所製青花小杯一同出土，日方學者推測兩者為配套使用的煎茶器具。⁵⁹也因此，從考古資料可知，日本鎖國初期除了作為對外貿易港口的長崎，即便相隔約六百公里之遙的京都，幾乎可說同一時期，對於如此新穎的泡茶方式，可能已有某種程度的接觸。

值得一提的是，隱元禪師（1592-1673），俗姓林，名隆琦，福建省福清縣人。清順治十一年（1654），其應長崎崇福寺逸然禪師（1601-1668）之邀東渡弘化。後受幕府將軍德川家綱（1641-1680）賜地，日本寬文元年（1661）於京都宇治創建黃檗山萬福寺。據《隱元和尚松隱三集》〈種茶〉：「門頭一片荒蕪境，特地闢除盡坦平。唯植趙州真種子，以成黃檗舊家聲。雲來個個開心眼，話聚團團

54 有關唐人屋敷跡出土十七世紀紫砂器的樣貌，可參見京都国立博物館、読売新聞社編集，《魅惑の清朝陶磁》（大阪：読売新聞社，2013），頁 42，圖 16。

55 板橋区立郷土資料館 小西雅德編，《長崎唐人貿易と煎茶道—中国風煎茶の導入とその派生》，頁 13，圖 7-5。

56 板橋区立郷土資料館 小西雅德編，《長崎唐人貿易と煎茶道—中国風煎茶の導入とその派生》，頁 9，圖 1。

57 京都市埋藏文化財研究所，《平安京左京北邊四坊—第 2 分冊（公家町）—図版》，圖版 459 之 5。

58 京都市埋藏文化財研究所，〈穴藏 G749 出土陶磁器について〉，《平安京左京北邊四坊—第 2 分冊（公家町）—本文》，頁 298；稻垣正宏，〈17 世紀の遺跡から出土する煎茶道具〉，頁 206。

59 京都市埋藏文化財研究所，〈穴藏 G749 出土陶磁器について〉，《平安京左京北邊四坊—第 2 分冊（公家町）—本文》，頁 296；稻垣正宏，〈17 世紀の遺跡から出土する煎茶道具〉，頁 207。

徹性情。一味清茶無盡福，令人醒豁億千生。」⁶⁰ 描述隱元禪師自身於黃檗山門前荒地，開墾種茶一事。似可想像，隨著隱元禪師抵達京都弘法，或亦將泡茶法傳入。其實，當時為其所用兩件紫砂壺，至今仍收藏京都黃檗山萬福寺。⁶¹

另外，前引京都平安京左京北邊四坊公家町屋敷跡除穴藏 G749 出土有紫砂器，土坑 E45 亦見造型呈闊腹、曲流、環形把紫砂壺（圖 26）。⁶² 銘款刻於器底，惜殘損過甚無法辨識。不過，其橫劃精刻風格，與前引 1751 年 Geldermalsen 沉船「玉香齋」款紫砂壺（圖 27）⁶³ 相似。搭配器式、土胎特徵，或可推知土坑 E45 紫砂壺為十八世紀中期前後之作。東京文京區駒込鰻繩手御先手組屋敷跡「君德」款紫砂壺（圖 28），⁶⁴ 發掘報告書以為係日本常滑窯製品，⁶⁵ 然未交代所持原因。事實上，其器壁厚度大體一致，與宜興陶工以厚薄均一泥片左右圈圍壺身特徵符合（同圖 26）。此與常滑窯場匠師以轆轤成形，因而製品器壁近底處往往較為厚實不同。駒込鰻繩手御先手組屋敷跡壺把下段貼附壺身處呈略粗造型，亦為宜興陶工強化壺把、避免燒成歪斜，所採取的補泥舉措。結合其器底略微內凹特徵，亦與土坑 E45 紫砂壺一致。因此，筆者同意日方學者將之改定為宜興窯所製。⁶⁶ 然而，囿於報告書圖版不甚清楚、底款亦未刊載。在未見更多資料可供比對現狀下，筆者保守估計駒込鰻繩手御先手組屋敷跡壺年代，有可能在十八至十九世紀，然仍有待進一步查證。

從上述可知，日本列島出土的紫砂器，年代集中於十七世紀後半至十八世紀左右，大多見於長崎。此可說是如實地反映出，其作為當時貿易港口的史實。不過，京都、大阪、東京等遺址亦曾出土紫砂器一事，可知部分作品輸往長崎後，進而轉送至其他地區。

60 大槻幹郎，〈黃檗山の開創と煎茶〉，《長崎唐人貿易と煎茶道—中国風煎茶の導入とその派生》，頁 109。

61 圖版參見小川俊樂，《煎茶道具名品集》（京都：淡交社，2003），頁 58-59。

62 京都市埋藏文化財研究所，《平安京左京北邊四坊—第 2 分冊（公家町）—図版》，圖版 338 之 33。

63 香港藝術館編，《宜興陶藝——茶具文物館羅桂祥珍藏》（香港：香港市政局，1990），頁 218，圖 105。

64 都立学校遺跡調査団編集，《駒込鰻繩手御先手組屋敷—都立向丘高校地点における埋藏文化財発掘調査報告書—遺物図版編》，頁 87，圖 15。

65 都立学校遺跡調査団編集，《駒込鰻繩手御先手組屋敷—都立向丘高校地点における埋藏文化財発掘調査報告書—本文編》，頁 66、109。

66 鈴木裕子，〈遺跡出土の煎茶道具—東日本—〉，頁 146。

(二) 琉球列島

相對於日本列島出土的紫砂器，大多見於生活居住遺址，琉球列島則較為多樣，包含墓葬、港口、聚落、寺院、城跡等。依據筆者爬梳所得，琉球列島出土紫砂器遺址為二十六處：ナーチュー毛古墓群、⁶⁷ 渡地村跡、⁶⁸ 安仁屋トゥンヤマ遺跡、⁶⁹ 普天間古集落遺跡、⁷⁰ 天界寺跡（I）、⁷¹ 天界寺跡（II）、⁷² 圓覺寺跡、⁷³ 慶來慶田城遺跡、⁷⁴ 中城御殿跡（縣營首里城公園2）、⁷⁵ 中城御殿跡（縣營首里城公園3）、⁷⁶ 中城御殿跡（縣營首里城公園4）、⁷⁷ 中城御殿跡（首里高校內）、⁷⁸ 首里城跡（下之御庭跡・用物座跡・瑞泉門跡・廣福門跡）、⁷⁹ 首里城跡（管理用道路地區）、⁸⁰ 首里城跡（繼世門周邊地區）、⁸¹ 首里城

-
- 67 那霸市教育委員会文化財課編，《ナーチュー毛古墓群—那霸新都心土地区画整理事業に伴う緊急発掘調査報告 VII—》（沖繩：那霸市教育委員会，2000）。
- 68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渡地村跡—臨港道路那覇1号線整備に伴う緊急発掘調査報告—》（沖繩：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07）。
- 69 沖繩県教育廳文化財課編集，《安仁屋トゥンヤマ遺跡—下級下仕官隊舎建設に伴う緊急発掘調査報告—》（沖繩：沖繩県教育委員会，1992）。
- 70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キャンプ瑞慶覧内病院地区に係る文化財発掘調査報告書3—普天間古集落遺跡—》（沖繩：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16）。
- 71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天界寺（I）—首里杜館地下駐車場入り口新設工事に伴う緊急発掘調査—》（沖繩：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01）。
- 72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天界寺（II）—首里杜館地下駐車場入り口新設工事に伴う緊急発掘調査—》（沖繩：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02）。
- 73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円覚寺跡：遺構確認調査報告書》（沖繩：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02）。
- 74 沖繩県教育庁文化課編，《慶來慶田城遺跡》（沖繩：沖繩県教育委員会，1997）。
- 75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中城御殿跡—県営首里城公園中城御殿発掘調査報告書（2）—》（沖繩：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11）。
- 76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中城御殿跡—県営首里城公園中城御殿発掘調査報告書（3）—》（沖繩：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12）。
- 77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中城御殿跡—県営首里城公園中城御殿発掘調査報告書（4）—》（沖繩：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13）。
- 78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中城御殿跡（首里高校内）—首里高校校舎改築に伴う発掘調査—》（沖繩：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17）。
- 79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首里城跡—下之御庭跡・用物座跡・瑞泉門跡・漏刻門跡・廣福門跡・木曳門跡発掘調査報告書—》（沖繩：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01）。
- 80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首里城跡—管理用道路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沖繩：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01）。
- 81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首里城跡—繼世門周辺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沖繩：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02）。

跡（繼世門北地區）、⁸² 首里城跡（右掖門及周邊地區）、⁸³ 首里城跡（守禮門周邊地區）、⁸⁴ 首里城跡（書院・鎖之間地區）、⁸⁵ 首里城跡（上之毛及周邊地區）、⁸⁶ 首里城跡（真珠道地區）、⁸⁷ 首里城跡（黃金御殿地區）、⁸⁸ 首里城跡（御內原北地區）、⁸⁹ 首里城跡（御內原東地區）、⁹⁰ 首里城跡（大台所、料理座地區周邊）⁹¹ 及首里城跡（東之アザナ北地區）。⁹² 上述遺址不似長崎、京都部分因火災而有紀年訊息，又因出土紫砂器多屬殘片，如壺鈕、壺把及壺底等物件，不易復原原有形制，遑論年代訂定。因此，發掘報告書對於製品年代若非略而不談，或僅粗略說明為十七至十九世紀。其實，部分作品已可從傳世、考古發掘的紫砂器，具體地估算出相對年代，以下分述之。

渡地村跡出土造型呈平口沿、直筒腹紫砂器（圖 29、30），⁹³ 亦見於首里城

-
- 82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首里城跡—繼世門北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沖繩：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18）。
- 83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首里城跡—右掖門及び周辺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沖繩：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03）。
- 84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綾門大道跡—首里城跡守礼門周辺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沖繩：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03）。
- 85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首里城跡—書院・鎖之間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沖繩：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05）。
- 86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首里城跡—上の毛及び周辺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沖繩：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05）。
- 87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真珠道跡—首里城跡真珠道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I）—》（沖繩：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06）。
- 88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首里城跡—黄金御殿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沖繩：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07）。
- 89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首里城跡—御内原北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2）—》（沖繩：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13）。
- 90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首里城跡—御内原東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沖繩：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17）。
- 91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首里城跡—大台所、料理座地区周辺発掘調査報告書—》（沖繩：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15）。
- 92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首里城跡—東のアザナ北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沖繩：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18）。此資料由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新垣力調査班主任専門員提供。
- 93 渡地村跡出土該類製品共有 3 件，參見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渡地村跡—臨港道路那覇 1 号線整備に伴う緊急発掘調査報告—》，頁 103，第 72 圖之 6-8。另，同遺跡亦見該類製品壺底部位，參見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渡地村跡—臨港道路那覇 1 号線整備に伴う緊急発掘調査報告—》，頁 103，第 72 圖之 9-10。

跡、⁹⁴ 中城御殿跡⁹⁵ 等。渡地村跡、中城御殿跡報告書推測該類製品原為茶壺，⁹⁶ 首里城跡等報告書則以為屬用於茶席裝盛洗滌茶碗、補充茶釜用水水指。⁹⁷ 因出土標本大多僅存上半、下半部，無以窺知全貌。依據口沿特徵，可細分為修整一周作出凸稜（同圖 29）及平整（同圖 30）二式。第一式，與前引 1751 年 Geldermalsen 沉船壺（同圖 5）極為相似，尤其口沿、底部與器身交接處內縮一圈特徵；第二式，則與日本究理堂文庫藏紫砂壺（圖 31）⁹⁸ 可相對照。究理堂文庫藏壺壺蓋造型，又與前引櫻町遺跡十八世紀後半廢棄土坑所見紫砂壺蓋（同圖 4）一致。另外，渡地村跡呈耳形蜿蜒紫砂壺把（圖 32），⁹⁹ 或原屬 Geldermalsen 沉船、究理堂文庫藏壺一類作品。換言之，渡地村跡、首里城跡、中城御殿跡標本及究理堂文庫藏壺年代，皆應製作於十八世紀。可以附帶一提的是，渡地村跡以螭龍作為壺流根部造型之作（圖 33），¹⁰⁰ 見於 Geldermalsen 沉船（同圖 5）與前引 1697 年 Oosterland 沉船紫砂六方提梁壺（圖 34）。¹⁰¹ 也就是說，此類螭龍壺流造型，至少應流行於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中葉。因此，渡地村跡壺流年代，不排除能上溯十七世紀。

同為渡地村跡出土的紫砂壺身（圖 35），¹⁰² 報告書推定為茶席中置於爐上燒水茶釜。¹⁰³ 根據壺頸呈二階式特徵，可知其為前引唐人屋敷跡（同圖 17）、左營

94 首里城跡（管理用道路地區）有口沿 4 件、器底 1 件，參見沖繩県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首里城跡—管理用道路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頁 79，第 33 圖之 16-19、22。其他首里城跡亦曾出土，參見沖繩県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首里城跡—下之御庭跡・用物座跡・瑞泉門跡・漏刻門跡・廣福門跡・木曳門跡発掘調査報告書—》，頁 84，第 52 圖之 18。

95 沖繩県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編，《中城御殿跡—県営首里城公園中城御殿発掘調査報告書（3）—》，頁 150，第 57 圖之 21。

96 沖繩県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編，《渡地村跡—臨港道路那覇 1 号線整備に伴う緊急発掘調査報告—》，頁 101；沖繩県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編，《中城御殿跡—県営首里城公園中城御殿発掘調査報告書（3）—》，頁 147。

97 沖繩県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首里城跡—管理用道路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頁 78。

98 京都国立博物館、読売新聞社編集，《魅惑の清朝陶磁》，頁 82，圖 78。

99 沖繩県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編，《渡地村跡—臨港道路那覇 1 号線整備に伴う緊急発掘調査報告—》，頁 103，第 72 圖之 23。

100 沖繩県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編，《渡地村跡—臨港道路那覇 1 号線整備に伴う緊急発掘調査報告—》，頁 103，第 72 圖之 21。

101 Klose, "Oriental Ceramics Retrieved from Thre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Ships Wrecked off the Coast of Southern Africa," 69, fig. 5-F/1.

102 沖繩県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編，《渡地村跡—臨港道路那覇 1 号線整備に伴う緊急発掘調査報告—》，頁 103，第 72 圖之 24。同遺跡尚可見另一同類製品，圖版參見沖繩県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編，《渡地村跡—臨港道路那覇 1 号線整備に伴う緊急発掘調査報告—》，頁 103，第 72 圖之 13。

103 沖繩県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編，《渡地村跡—臨港道路那覇 1 号線整備に伴う緊急発掘調査

舊城遺址（外興隆營區）橫把壺（同圖 18）一類作品。值得一提的是，琉球列島八重山窯壺流與壺把呈垂直狀橫把壺（圖 36），¹⁰⁴ 造型與紫砂橫把壺相似。琉球列島湧田窯橫把壺（圖 37）¹⁰⁵ 形制，則與前引櫻町遺跡（同圖 6）、徐州衛所穿心罐（同圖 7）相像。儘管琉球列島窯場所製橫把壺，不似紫砂器般具中空柱管設計，透過外觀形制比對，仍可推測紫砂器曾為當地匠師所仿。另外，首里城跡（管理用道路地區）所見報告書推定屬盒蓋之紫砂菊瓣紋標本（圖 38），¹⁰⁶ 線間隱起形似菊瓣凸稜，整體起伏有致。然而，結合中國南京博物院藏紫砂貼花菊瓣紋四方提梁壺（圖 39）¹⁰⁷ 造型，首里城跡（管理用道路地區）標本應為該類製品壺底部位。因前者整體形制可與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康熙御製」款銅胎畫琺瑯菊瓣紋四方壺（圖 40）¹⁰⁸ 對照，得以推測其相對年代。不過，兩者壺身收斂弧度不同，乾隆朝亦曾仿製銅胎畫琺瑯菊瓣紋四方壺一類作品，¹⁰⁹ 因此首里城跡（管理用道路地區）壺底、南京博物院藏壺年代，保守估計為十七世紀晚期至十八世紀。

除了以造型、裝飾特徵與傳世、考古發掘作品參照，部分琉球列島出土紫砂器因留有款識，亦可作為年代判準的依據。ナーチュー毛古墓群（43 號墓室フク土）「荊溪陳子文製」款紫砂壺（圖 41），¹¹⁰ 造型呈梨式，口沿以下圓弧外敞，扁鼓腹，最大徑處逐漸收斂，器底內凹形成圈足。南非好望角打撈 1713 年沉沒荷蘭籍 Bennebroek 沉船，其一僅存底部紫砂標本，留有「荊溪俞瑞之口」雙豎直行楷書款（圖 42）。¹¹¹ 因其與ナーチュー毛古墓群壺款識布排一致，或可推測 Bennebroek 沉船器底缺失一字為「製」。依據 Bennebroek 沉船紀年訊息，似可

報告一》，頁 103。

104 佐賀県立九州陶磁文化館編集，《沖繩のやきもの——南海からの香り》（佐賀：佐賀県立九州陶磁文化館，1998），頁 158，圖 302。

105 沖繩県立博物館・美術館、那覇市立壺屋焼物博物館編，《琉球陶器の来た道：沖繩県立博物館・美術館×那覇市立壺屋焼物博物館合同企画展》（那覇：那覇市立壺屋焼物博物館，2011），頁 85，圖 140。

106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首里城跡—管理用道路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一》，頁 79，第 33 圖之 24。

107 徐湖平主編，《砂壺匯賞》，頁 120-121，圖 35。

108 馮明珠主編，《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特展：中法藝術文化的交會》（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1），頁 197，圖版 IV-28。

109 圖版參見 http://antiquities.npm.gov.tw/Utensils_Page.aspx?ItemId=315721（檢索日期：2018 年 5 月 10 日）

110 那覇市教育委員会文化財課編，《ナーチュー毛古墓群—那覇新都心土地区画整理事業に伴う緊急発掘調査報告 VII—》，頁 135，第 67 圖之 9。

111 Klose, "Oriental Ceramics Retrieved from Thre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Ships Wrecked off the Coast of Southern Africa," 77, fig. 12.

回推ナーチュ一毛古墓群壺為十八世紀前期製品。同類款識還見於強者奧古斯都 (Augustus the Strong, 1670-1733) 舊藏「荊溪陳文卿製」款紫砂壺 (圖 43)。¹¹² 因強者奧古斯都 1721 年瓷器收藏清單已錄該件作品，故其相對年代應早於 1721 年。荊溪，為宜興古稱。俞瑞之、陳子文及陳文卿，為製陶者。也就是說，此類款識內容由地域及陶工名組成。值得注意的是，前引十七世紀晚期勝山町遺跡壺「且閒居，孟臣製」款 (同圖 8)，款識內容雖為堂號佐以陶工名，與ナーチュ一毛古墓群、Bennebroek 沉船、強者奧古斯都舊藏所見不同，然而雙豎直行、楷書拓章風格卻可對照。因此，三者年代不排除皆可上溯十七世紀。

首里城跡 (上之毛及周邊地區)「一片□□在玉壺，姑蘇留□」款紫砂壺 (圖 44)，¹¹³ 依傳世實物可知原款引自唐代詩人王昌齡〈芙蓉樓送辛漸〉：「一片冰心在玉壺」句，以及「姑蘇留佩」。清道光二年 (1822) 一月自中國廈門出港，以往所謂「的惺號」(Tek Sing) 沉船，船貨所見紫砂壺器式、款識頗為多樣。其中，可見與首里城跡 (上之毛及周邊地區) 壺筆跡相類、同詩句之作 (圖 45)。¹¹⁴ 首里城跡 (管理用道路地區)「□□天地間，孟臣」陰文篆字款紫砂壺底 (圖 46)，¹¹⁵ 其款識寫法、布排與拓印方式，與「的惺號」所見「明月松間照，孟臣製」款 (圖 47)¹¹⁶ 相類。另外，首里城跡 (木曳門) 僅存「孟」字上半部紫砂壺底 (圖 48)，¹¹⁷ 「孟」字起筆先向右下運筆，而後轉折斜上書寫特徵，同樣見於「的惺號」船貨 (圖 49)。¹¹⁸ 首里城跡 (管理用道路地區)、首里城跡 (木曳門) 壺底，藉由近底收斂弧度、平底微內凹特徵，似可復原為首里城跡 (上之毛及周邊地區) 壺一類作品。不過，亦不排除為與「的惺號」紫砂梨式壺 (圖 50)¹¹⁹ 相仿之作。首里城跡 (管理用道路地區) 紫砂壺身 (圖 51)，¹²⁰ 即

112 Eva Ströber, 〈強者奧古斯塔收藏中的宜興瓷和德化瓷以及歐洲瓷器的發明〉, 收入故宮博物院編, 《2007 年國際紫砂研討會論文集》, 頁 57。

113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 《首里城跡—上の毛及び周辺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 頁 42, 第 19 圖。

114 Nagel Auctions, *Tek Sing Treasures* (Stuttgart Germany: Stuttgarter Kunstauktionshaus, 2000), 279, pl. 4.

115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 《首里城跡—管理用道路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 頁 79, 第 33 圖之 5。

116 Nagel Auctions, *Tek Sing Treasure*, 281, pl. 17.

117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 《首里城跡—下之御庭跡・用物座跡・瑞泉門跡・漏刻門跡・廣福門跡・木曳門跡発掘調査報告書—》, 頁 84, 第 52 圖之 7。

118 Nagel Auctions, *Tek Sing Treasures*, 281, pl. 14.

119 Nagel Auctions, *Tek Sing Treasures*, 273, TS235.

120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 《首里城跡—管理用道路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 頁 79, 第

為此類梨式壺上半部殘件。關於此類製品年代，還可從與約莫沉沒於 1830 年代 Desaru 沉船紫砂梨式壺（圖 52）¹²¹ 大體相似一事，得到必要的檢證。因此，從首里城跡標本與「的惺號」船貨初步比對，推測前者有可能為十九世紀遺物。不過，陳國棟考訂該船名應為「Teek Seeun」，中文名為「得順」或「德順」，並提示其可能混雜同一地點、多次海域沉船遺物。¹²² 因此，上述首里城跡標本的確切年代，還有待日後解決。

有關琉球列島取得紫砂器的途徑，根據《軍機處檔奏摺檔》琉球接貢船貨物清單所載，乾隆二十四年（1759）：「頭號船 宜興確三十個計十五觔；二號船 宜興確二十個計一十觔」、乾隆四十四年（1779）：「宜興確一百六十斤」、乾隆四十五年（1780）：「一號船 宜興確三百五十觔；二號船 宜興確三百七十五觔」。¹²³ 撇除製品大小差異，設若以乾隆二十四年頭號船所載宜興確三十個，共計十五觔（斤）換算，可知一宜興確約為二觔（斤）重。換言之，乾隆四十四年宜興確一百六十觔（斤）約為八十個；乾隆四十五年一號船宜興確三百五十觔（斤）約為一百七十五個、二號船宜興確三百七十五觔（斤）約為一百八十七個。或可推知，琉球列島所見紫砂器，部分應取自與中國的朝貢貿易。另外，琉球貢船除曾裝載紫砂器回國，根據學者研究，運載貨物實際以茶葉為最大宗，如乾隆三十二年（1767）：「中茶葉 二萬一千七百四十四斤」、乾隆三十八年（1773）：「一號船中茶葉 一萬十斤；二號船 中茶葉 一萬十斤」、乾隆四十年（1775）：「中茶葉 一萬三百二十斤」等。¹²⁴ 搭配琉球列島出土的紫砂器，以壺類標本佔大多數，因此不排除其輸往該地後作為飲茶器具使用。

經由造型、款識的觀察，可知琉球列島出土紫砂器年代，除個別或可上溯十七世紀，餘多屬十八至十九世紀製品。應予留意的是，比對外觀特徵的同時，筆者發現無論日本、琉球列島出土的紫砂器，部分作品器內、外留有明顯轆轤修痕跡，似乎非以宜興陶工慣用的泥片相接技法成形。因此，有必要針對存有疑慮

33 圖之 2。

121 黃健亮、黃怡嘉主編，《荊溪朱泥——明清宜興朱泥壺研究》（臺北：盈記唐人工藝出版社，2010），頁 79，圖 36。

122 陳國棟，〈關於所謂「的惺號」及其出水文物的一些意見〉，《水下考古學研究·2》（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頁 21-44。承蒙王淑津女士惠贈資料，謹此致謝。

123 莊吉發，〈從清代封貢關係看中琉文物的交流〉，《清史論集（六）》（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頁 147-167。此資料由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施靜菲教授告知。

124 松浦章（薄培林譯），〈清代帆船與日中文化交流〉，收入徐興慶主編，《東亞文化交流與經典詮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8），頁 19-21。

作品，予以回頭檢視。

三、日本出土所謂「宜興窯」的產地釐測

當紫砂器輸往不同地區，其形制、泥色也成為當地瓷窯，追逐模仿的對象。除了學界耳熟能詳荷蘭德爾夫特（Delft）、英國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及德國麥森（Meissen）等，曾仿製隨同中國茶葉的足跡，而踏上歐洲的紫砂器。其實，廣東潮州、日本常滑與琉球壺屋等窯場匠師，亦依恃當地製陶原料，及其熟稔拉坯成形方式，生產與紫砂器外觀相仿之作。反映出，紫砂器不僅為銷往海外的貿易品，乃至背後所見窯業交流等重要議題。不過，紫砂陶土屬硬質礦，且當時過篩技術難以淘選較細顆粒，不適宜輾轆塑形，宜興陶工遂以泥片相接方式製作器物。然而，或因日方學者不熟悉紫砂器的成形工藝，致使論述時將日本、琉球列島出土器表呈紫、朱色等無釉陶器，大多視為宜興窯所製。在筆者能識別成形方式的前提下，日本、琉球列島出土所謂的「宜興窯」，可能混雜其他地區之作。

據筆者觀察傳世、出土，乃至現今紫砂器的製作，可知宜興陶工以頗具特色，即所謂「打身筒」、「鑲身筒」等泥片相接技法成形。前者多用於圓形器，後者則為方形製品。以「打身筒」所製圓形壺身而言，可能的成形工序是：將泥料置於泥凳上，用木搭子來回搥打出厚薄均一泥條；以矩車劃出長條形泥片，並旋出滿片、底片等；將長條形泥片左右相接形成身筒；以一手抵住圓筒內，一手持木搭子，依據壺形所需拍打身筒上半部，逐步收口後將底片嵌入；將身筒倒置，重覆上一步驟並將滿片嵌入；以木拍子修整身筒造型，使壺身完成。¹²⁵ 清人周容〈宜興瓷壺記〉：「割而登諸月，有序先腹，兩端相見，廉用煤土，土濕曰煤，次面與足，足面先後以制之豐約定，足約則先面，足豐則先足。」¹²⁶ 即與上述工序大抵一致。文中還指出，若呈上窄下寬壺形，應優先製作較寬部分。因紫砂器以泥片相銜製成，接合處往往留有製作痕。舉例而言，宜興蜀山窯址出土的紫砂圓壺內壁（圖 53），¹²⁷ 即可觀察泥片「兩端相見」所致縱向接跡。此與一般常見以輾轆成

125 李昌鴻，〈紫砂生產工藝〉，收入顧景舟、徐秀棠、李昌鴻，《宜興紫砂珍賞》（香港：三聯書店，1992），頁 23-24。

126（清）周容，《宜興瓷壺記》轉引自（清）吳騫，《陽羨名陶錄》，收入《拜經樓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據清嘉慶吳騫輯刊本影印），下卷，頁 8。

127 黃健亮、黃怡嘉主編，《荊溪朱泥—明清宜興朱泥壺研究》，頁 44，圖 5。

形的陶瓷器，所形成同心圓陰線堆疊有別。也就是說，根據器內殘留製作痕，搭配造型、土胎等特徵，可作為判別宜興與其他窯場製品的參考依據。

長崎岩原目付屋敷跡紅陶壺（圖 54），¹²⁸ 頸部以上已佚，溜肩以下置圓鼓腹。發掘報告書或因深赭色無施釉器表，懷疑其為宜興窯製品。¹²⁹ 不過，壺內壁留有轆轤修痕跡，而非泥片相銜製作痕，故可排除宜興窯製作的可能。前引京都平安京左京北邊四坊公家町屋敷跡土壙 G1128 壺身（圖 55、56）、壺蓋（圖 57），¹³⁰ 發掘報告書及日方學者咸認屬十七世紀晚期由宜興窯所製。¹³¹ 土壙 G1128 器身，造型皆呈直頸、弧肩。其一於器腹中段陰刻「思」字，然殘損過甚，無以得知原款全貌；其一器面光素，未見款識。儘管兩者整體造型與紫砂器相像，經筆者實物上手結果，器內皆留有明顯拉坯製作的痕跡。換言之，從成形工藝推測，土壙 G1128 兩件壺身並非宜興窯之作。同土壙伴出壺蓋，微鼓蓋面和緩向外漸下收斂，再斜上揚起形成蓋沿，因而蓋面、蓋沿銜接處內凹一周。其蓋鈕、蓋內亦見拉坯痕，同樣可排除為宜興窯製品。

清人金武祥（1841-1925）《海珠邊瑣》：「潮州人茗飲，喜小壺。故粵中偽造孟臣、逸公小壺，觸目皆是。」¹³² 由於潮州人喫茶，喜用較小容量茶壺，因而當地窯場匠師模仿帶有宜興陶工孟臣、逸公款紫砂小壺，頗蔚為風潮。目前尚未發掘潮州紅陶壺相關窯址，然藉由傳世、出土及現今製品的觀察，可知係以轆轤拉坯成形。¹³³ 為了襲仿紫砂器泥色，當地陶工待器坯完成後，大多於器身施抹紅色泥漿，而後入窯煨燒。¹³⁴ 因此，潮州紅陶壺器表呈色，往往較器內磚紅色原胎深。

128 長崎県教育委員会，《長崎奉行所（立山役所）跡・岩原目付屋敷跡・炉粕町遺跡》，頁 61，第 53 圖之 707。

129 長崎県教育委員会，《長崎奉行所（立山役所）跡・岩原目付屋敷跡・炉粕町遺跡》，頁 87。

130 京都市埋蔵文化財研究所，《平安京左京北邊四坊—第 2 分冊（公家町）—図版》，圖版 517 之 23-25。

131 稲垣正宏，〈遺跡出土の煎茶道具—西日本—〉，頁 136；同氏，〈17 世紀の遺跡から出土する煎茶道具〉，頁 208；能芝勉，〈公家町 17 世紀の茶の湯と煎茶文化—寛文 11 年火災一括資料を中心に—〉，《関西近世考古学研究 15：17 世紀の陶磁器と社会》（東京：関西近世考古学研究会，2007），頁 20；尾野善裕，〈清朝陶磁と日本〉，《魅惑の清朝陶磁》，頁 12。

132（清）金武祥，《海珠邊瑣》轉引自李景康、張虹，《陽羨砂壺圖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1998），頁 18。

133 有關現今潮州紅陶壺的成形方式，參見陳香白、陳再舜，《潮州朱泥壺》（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2001），頁 21-32。另，中國出土的潮州紅陶壺可參見徐湖平主編，《砂壺匯賞》，頁 100-105。

134 沖繩縣立藝術大學森達也教授曾教示筆者，現今潮州紅陶壺的製作亦包含未施抹紅色泥漿即入窯燒造的情形。

仔細觀察，此一特徵即見諸土壤 G1128 標本（同圖 55-57）。然而，三者器表皆帶有白色細小顆粒，與潮州紅陶壺上漿所致平滑質感不同。器身內外之所以產生色差，或因燒窯時燻燒之故。綜合轆轤成形與未罩泥漿特點，土壤 G1128 標本似乎可排除為宜興、潮州窯場所製。然而，確切產地仍有待日後進一步查證。無論如何，根據上述比對，可知十七世紀晚期中國國內應已有其他窯場，著手仿製紫砂器。其製品不僅與紫砂器一同輸入長崎，甚而轉送至京都。

天界寺跡出土以往被視為宜興窯所製、口沿環繞雷紋一周小杯（圖 58），¹³⁵ 其外觀與首里城跡（管理用道路地區）紫砂杯（圖 59）¹³⁶ 相像。經筆者實物上手結果，前者以轆轤成形，後者以泥片製成；前者器表平滑，後者略帶砂感。換言之，依據成形工藝的差異，前者應為其他窯場仿製紫砂器之作。天界寺跡小杯與首里城跡（下之御庭跡）壺把（圖 60）、¹³⁷ 首里城跡（右掖門及周邊地區）杯（圖 61）¹³⁸ 澄褐色外觀與轆轤成形特徵，不由得使人與潮州紅陶製品予以聯想。然而，三者器表皆未施罩紅色泥漿，如天界寺跡小杯壓印雷紋凸起處，即未見泥漿較薄情形。另外，首里城跡（右掖門及周邊地區）（圖 62）、¹³⁹ 首里城跡（下之御庭跡）壺蓋（圖 63），¹⁴⁰ 蓋內凹凸不平，與宜興陶工以厚薄均一泥片製作壺蓋，因而蓋內相當平整有別。首里城跡（下之御庭跡）以轆轤製成器身（圖 64）及兩件器底（圖 65、66），¹⁴¹ 器表雖亦呈澄褐色，然與上述天界寺跡、首里城跡所見作品，器壁較厚、胎質更顯粗鬆，應為其他窯場所製。就目前正式公布的資料來看，仍難說明上述作品各自產地來源。不過，結合成形工藝、土胎特徵的考察，已可初步排除為宜興、潮州窯場所製。

其實，除了廣東潮州胎質呈土紅色調作品外觀與紫砂器相類，琉球列島壺

135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天界寺（I）—首里杜館地下駐車場入り口新設工事に伴う緊急発掘調査—》，頁 67，第 36 圖之 24。

136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首里城跡—管理用道路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頁 79，第 33 圖之 14。

137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首里城跡—下之御庭跡・用物座跡・瑞泉門跡・漏刻門跡・廣福門跡・木曳門跡発掘調査報告書—》，頁 84，第 52 圖之 2。

138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首里城跡—右掖門及び周辺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頁 46，第 23 圖之 28。

139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首里城跡—右掖門及び周辺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頁 46，第 23 圖之 24。

140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首里城跡—下之御庭跡・用物座跡・瑞泉門跡・漏刻門跡・廣福門跡・木曳門跡発掘調査報告書—》，頁 84，第 52 圖之 12。

141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首里城跡—下之御庭跡・用物座跡・瑞泉門跡・漏刻門跡・廣福門跡・木曳門跡発掘調査報告書—》，頁 84，圖 52 圖之 4、5、8。

屋窯場匠師以牧志附近鐘乳洞所產紫、朱色陶土製成之物，¹⁴² 同樣易與紫砂器混淆。就傳世作品來看，可見源於當地錫製品造型的長頸瓶（圖 67）、¹⁴³ 角瓶（圖 68）¹⁴⁴ 等。前者造型呈侈口、細孤頸、溜肩、圓鼓腹、斜直外撇圈足。器表留有明顯拉坯痕，可知以轆轤製成；後者呈長方體，由六塊泥板拼接成形。上方器面正中開有圓形孔洞，一角置上揚短流。全器僅底部光素，餘皆彩繪葡萄紋。上述作品之外，尚可見與紫砂器外觀相仿日本壺屋燒物博物館藏藍彩花卉紋壺（圖 69）。¹⁴⁵ 值得注意的是，其鈕面鏤空「卍」字粗糙不堪，應於壺鈕成形待土坯半濕半乾，以工具由外往內鏤刻所致。相對於此，宜興陶工製作鏤空壺鈕時，鈕面與鈕柱分開製成。也就是說，鈕面先於泥凳修整紋樣，後而貼附鈕柱。因此，其鈕面輪廓精準度，往往高於壺屋窯場所製。首里城跡（真珠道跡）出土「卍」字壺蓋（圖 70、圖 71）及「卍」字壺鈕（圖 72），¹⁴⁶ 報告書皆以為屬宜興窯製品。¹⁴⁷ 然而，前二者鏤空「卍」字並無精準刻劃字型，與壺屋燒物博物館藏壺相像；後者字型輪廓頗為工整，可知應屬宜興窯製品。另外，首里城跡（廣福門跡）被視為宜興窯所製壺底（圖 73），¹⁴⁸ 其直筒腹及底部內凹形成圈足特徵，或可復原為壺屋燒物博物館藏壺一類作品。經筆者實物上手結果，其器內留有轆轤製作痕，可知以拉坯成形。也就是說，壺屋窯場雖曾生產器表呈紫色調作品，然因成形方式、製作工序不同，外觀造型仍與紫砂器有所出入。

渡地村跡出土器身（圖 74）與壺把（圖 75）；¹⁴⁹ 天界寺跡（I）壺蓋（圖 76、77）；¹⁵⁰ 首里城跡（下之御庭跡）器底（圖 78）、器身（圖 79）；¹⁵¹ 首里城跡（廣

142 日方學者稱此類作品為「琉球紫（朱）泥」，參見宮城篤正，〈琉球の赤絵〉，《沖繩県立博物館紀要》，3 号（1977），頁 44。

143 日本那霸市立壺屋燒物博物館所藏，筆者自攝。

144 佐賀県立九州陶磁文化館編集，《沖繩のやきもの——南海からの香り》，頁 104，圖 208。

145 日本那霸市立壺屋燒物博物館所藏，筆者自攝。

146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真珠道跡—首里城跡真珠道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I）—》，頁 116，圖版 10 之 19-21。

147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真珠道跡—首里城跡真珠道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I）—》，頁 34。

148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首里城跡—下之御庭跡・用物座跡・瑞泉門跡・漏刻門跡・廣福門跡・木曳門跡発掘調査報告書—》，頁 84，第 52 圖之 19。

149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渡地村跡—臨港道路那覇 1 号線整備に伴う緊急発掘調査報告—》，頁 103，第 72 圖之 1、5。

150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天界寺（I）—首里社館地下駐車場入り口新設工事に伴う緊急発掘調査—》，頁 67，第 36 圖之 27、31。

151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首里城跡—下之御庭跡・用物座跡・瑞泉門跡・漏刻門跡・廣福門跡・木曳門跡発掘調査報告書—》，頁 84，第 52 圖之 6、21。

福門跡) 圈足(圖 80);¹⁵² 首里城跡(真珠道跡) 口沿(圖 81)、圈足(圖 82)、器身(圖 83);¹⁵³ 首里城跡(右掖門及周邊地區) 壺把(圖 84)、壺身(圖 85);¹⁵⁴ 首里城跡(東之アザナ北地區) 壺蓋(圖 86)。¹⁵⁵ 儘管日方發掘報告書, 以為上述作品皆屬宜興窯所製, 然經筆者上手目驗, 器內大多可觀察拉坯製作痕。又因其器表胎色、質感與壺屋製品相近, 似有較大可能為壺屋窯場所製。其中, 依據首里城跡(東之アザナ北地區) 壺蓋形制, 可推測原應屬藍彩花卉紋壺(圖 87)¹⁵⁶ 一類製品。首里城跡(真珠道跡) 所見圓腹壺(圖 88),¹⁵⁷ 壺頸由上至下漸敞, 最大徑於器腹中段, 下置圈足。器肩對置二繫, 與壺流呈直線排列。器表剔劃花卉, 生動如實。筆者雖未上手實物, 然其整體造型與當地所製黑釉注壺(圖 89)¹⁵⁸ 相類, 出水孔由十二圓孔排列、組成特徵, 亦非紫砂器常見為避免茶葉阻塞所採取的單孔設計,¹⁵⁹ 故筆者傾向其為壺屋窯場製品。另一方面, 天界寺跡(I) 器身(圖 90) 與褐釉提梁壺(圖 91);¹⁶⁰ 渡地村跡壺蓋(圖 92);¹⁶¹ 首里城跡(真珠道跡) 器底(圖 93);¹⁶² 首里城跡(御內原東地區) 器身(圖 94),¹⁶³ 皆亦曾被視為宜興窯所產。不過, 經筆者實物手上目驗, 器內皆留有陰線堆疊製作痕, 應係轆轤成形。又因器表未施抹紅色泥漿, 並與壺屋窯場胎質

152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首里城跡—下之御庭跡・用物座跡・瑞泉門跡・漏刻門跡・廣福門跡・木曳門跡発掘調査報告書—》, 頁 84, 第 52 圖之 22。

153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真珠道跡—首里城跡真珠道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I) —》, 頁 35, 第 15 圖之 11、9、16。

154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首里城跡—右掖門及び周辺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 頁 46, 第 23 圖之 23、26。

155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首里城跡—東のアザナ北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 頁 64, 圖版 10 之 25。

156 私人收藏, 筆者於臺灣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紫砂漫遊・聚焦臺灣」展所攝。

157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真珠道跡—首里城跡真珠道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I) —》, 頁 35, 第 15 圖之 10。

158 沖繩県立博物館・美術館・那覇市立壺屋焼物博物館編,《琉球陶器の来た道: 沖繩県立博物館・美術館×那覇市立壺屋焼物博物館合同企画展》, 頁 71, 圖 121。

159 學者已指出, 十九世紀末以前紫砂壺出水流孔多為單孔, 後而才演變為網狀。參見 Terese Tse Bartholomew, *I-HSING WARE* (New York: China House Gallery,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c1977), 18。

160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天界寺(I) —首里杜館地下駐車場入り口新設工事に伴う緊急発掘調査—》, 頁 67, 第 36 圖之 28 以及頁 73, 第 39 圖之 15。

161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渡地村跡—臨港道路那覇 1 号線整備に伴う緊急発掘調査報告—》, 頁 103, 第 72 圖之 2。

162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真珠道跡—首里城跡真珠道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I) —》, 頁 35, 第 15 圖之 12。

163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首里城跡—御内原東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 頁 84, 第 41 圖之 46。

較細、呈紫色調製品不同，故可排除為宜興、潮州、壺屋所製。然而，確切產地來源仍有待進一步查證。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彥根藩藩主井伊直弼（1815-1860）舊藏紫砂六方壺（圖 95），¹⁶⁴ 前代藩主已於箱蓋記載「琉球焼茶つき」，其進一步添加「六角形」、「水次」，並將「茶」字以「水」代替，成為「六角形 / 琉球焼水つき / 水次」。日方學者說明，該壺可能委由琉球列島輾轉進入日本列島，因而被誤認為該地所製。¹⁶⁵ 根據該壺形制、胎色，乃至壺肩可見泥片相接痕，其為宜興窯製品殆無疑義。也就是說，日本列島所見紫砂器，除經由唐船運抵長崎，亦包含琉球國進獻薩摩藩所得。此如學者已指出般，琉球國於日本鎖國時期，促使日本、中國工藝品得以交流，扮演重要中介角色。¹⁶⁶ 不過，日本列島出土、傳世的紫砂器，何者由琉球國所進呈，乃至當中是否夾雜其他窯場仿燒紫砂器之作，目前仍不得而知。

綜上所述，藉由成形方式的差異，檢視以往日方學者的產地比對方案，可知日本、琉球列島出土所謂的「宜興窯」，事實上包含其他窯場所製胎質呈紫、朱色調經轆轤拉坯成形的無釉陶器。儘管部分已可初步排除宜興窯製作的可能，確切產地來源無疑有待日後結合更多資料，再予整體評估。應予留意的是，中城御殿跡出土以往被視為琉球列島當地所製壺蓋（圖 96），¹⁶⁷ 據筆者上手觀摩可知以泥片相接成形，屬宜興窯製品。換言之，日後亦得回頭檢討日方發掘報告書所謂的「沖繩產」陶器。

164 京都国立博物館、読売新聞社編集，《魅惑の清朝陶磁》，頁 108，圖 115。

165 京都国立博物館、読売新聞社編集，《魅惑の清朝陶磁》，圖 115 頁 210 對於「紫泥六角水注」的解說。

166 代表性著作可參見謝明良，〈記故宮博物院所藏的伊萬里瓷器〉，原載《故宮學術季刊》，14 卷 3 期（1997 春），頁 83-128，另收入謝明良，《中國陶瓷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2005），頁 137-169；謝明良，〈關於金瑣瑯靶碗〉，原載《故宮文物月刊》，372 期（2014.3），頁 80-90，另收入謝明良，《陶瓷手記 3——陶瓷史的地平與想像》（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頁 175-184；謝明良，〈清宮傳世的伊萬里瓷〉，原載翁宇雯主編，《揚帆萬里——日本伊萬里瓷器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5），頁 321-328，另收入謝明良，《陶瓷手記 3——陶瓷史的地平與想像》，頁 185-196。

167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中城御殿跡—県営首里城公園中城御殿發掘調査報告書（2）—》，頁 169，圖版 62 之 51。

四、日本出土與傳世紫砂器的模印貼花裝飾—— 兼談模印貼花作品外銷情況

在中國陶瓷史上，不同時代、地區窯工為了使作品得以銷售，而針對國內不同消費階層、國外各地市場流行趣味，產生多樣化的造型與裝飾。以往學者曾介紹，宜興陶工為迎合不同外銷市場，如歐洲、日本及東南亞等，所做的努力與變通。¹⁶⁸ 其中，因紫砂器歐洲市場受到長期關注，而積累較多討論。自 1984 年 Christiaan Jörg，¹⁶⁹ 2000 年 Patrice Valfré，¹⁷⁰ 乃至近年黃健亮¹⁷¹ 等，因飾以模印貼花的紫砂器除歐洲之外，包括原產地中國在內其他地區似未見到，一致認為此類裝飾較為繁複之作，專為輸往歐洲。據荷蘭東印度公司紀錄，1680 年澳門出口「三百二十件花紋紅色茶壺」(320 figured red tea pots)。¹⁷² Donald Rabiner 認為，此即器身飾以模印貼花的紫砂壺。¹⁷³ 前引荷蘭籍 Oosterland、Bennebroek 沉船船貨，以及歐洲窯仿燒紫砂器時，大多可見模印貼花，而知該類紫砂器確曾輸往歐洲，進而成為模仿對象。值得注意的是，紫砂器所見模印貼花紋樣，絕大多數為中國傳統圖繪，鮮少採納歐洲題材。¹⁷⁴ 此與銷往歐洲的中國瓷器，除了中國風景人物，尚包含歐洲家族紋章、神話故事或銅版畫等不同。另外，瓷器常可見源自歐洲委託的訂製造型，紫砂器則以傳統器式佔絕大多數。因此，模印貼花技法的應用，似乎成為紫砂器歐洲市場特有裝飾。問題是，根據筆者掌握的資料，該類製品不僅輸往歐洲，亦見於日本、琉球列島乃至臺灣。在此應予說明的是，因宜興蜀山窯址出土有紫砂貼花竹紋壺身(圖 97)，¹⁷⁵ 得以證實該類製品的產地來源。目前所知，歐洲窯場匠師曾仿燒模印貼花的紫砂器，然於紋樣細節、土胎與

168 Valfré, *Yixing: Teapots for Europe*, 124-129; 黃健亮,〈茶文化視野下的宜興貿易壺〉,收入故宮博物院編,《2007 年國際紫砂研討會論文集》,頁 235-279。

169 Christiaan Jörg,《東方瓷藝與荷蘭德爾夫特陶瓷》(香港:香港市政局,1984),圖 53 頁 98 對於「茶壺」的解說。

170 Valfré, *Yixing: Teapots for Europe*, 124,128.

171 黃健亮,〈17、18 世紀外銷歐洲紫砂壺的風格與特徵〉,收入龔良主編,《紫玉暗香—2008 南京博物院紫砂珍品聯展》,頁 173。

172 T. 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s Recorded in the Dagh-registers of Batavia Castle, Those of Hirado and Deshima and Other Contemporary Papers: 1602-1682* (Leiden: E. J. Brill, 1971), 216.

173 Donald Rabiner,〈宜興陶藝西漸〉,收入香港藝術館編製,《宜興陶藝—茶具文物館羅桂祥珍藏》,頁 107。

174 Rabiner,〈宜興陶藝西漸〉,頁 108。

175 吳光榮、許艷春,〈管窺明清時期宜興蜀山遺址出土紫砂壺標本製作工藝之演變〉,頁 31,圖 112。

成形方式皆有所區別。本節援引作品，筆者雖僅上手目驗琉球列島出土部分，其餘藉由外觀特徵的考察，筆者亦認屬宜興窯所製。為行文討論方便，以下不再逐一驗證。

京都建仁寺塔頭之一靈洞院藏紫砂貼花松竹梅紋壺（圖 98），¹⁷⁶ 其壺頸與圈足等高，器身貼塑歲寒三友松、竹、梅。比對圓弧腹、口沿飾以突稜特徵，與前引 1697 年 Oosterland 沉船船貨（圖 99）¹⁷⁷ 相近。靈洞院藏壺器身所飾松紋，與丹麥國立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Denmark）藏紫砂貼花雙流壺（圖 100）一致，後者曾載於 1656 年檔案：「一件稀有東印度紅陶壺，壺蓋繫上鍍金鍊，壺流飾有黃金邊飾。」（An East Indian rare pot of a peculiar terra sigillata with a lid attached to a gilt chain, and here and there decorated with gold mounts, ...）¹⁷⁸ 可知作品製成時間不晚於 1656 年。換言之，靈洞院藏壺的相對年代，或可上溯十七世紀，而非晚迄十八世紀中晚期。¹⁷⁹ 另外，同為京都建仁寺塔頭正傳永源院藏紫砂貼花梅紋壺（圖 101），¹⁸⁰ 器身一側正中貼飾折枝梅紋，以獅子踩踏繡球為鈕。其圓弧腹、二彎流及壺把形制，與成陽基金會藏紫砂貼花松竹梅紋壺（圖 102）¹⁸¹ 相似。後者一側貼塑梅紋與前引 1697 年 Oosterland 沉船船貨（同圖 11）相近，另側松紋則可與丹麥國立博物館藏壺對照，¹⁸² 故正傳永源院與成陽基金會藏壺相對年代也約於此時。

被視為日本煎茶道中興之祖賣茶翁（1675-1763），俗名柴山元昭，法號月海，又號高遊外，為日本黃檗宗禪師。日本享保二十年（1735），其於京都東山開設「通仙亭」，展開販賣煎茶的生活。傳為其所用造型呈圓弧腹、直流、環形把紫砂貼花獅子戲球紋壺（圖 103），¹⁸³ 因收納盒蓋墨書「賣茶翁所持唐山紫泥茶

176 京都国立博物館、読売新聞社編集，《魅惑の清朝陶磁》，頁 50，圖 31。

177 Klose, "Oriental Ceramics Retrieved from Thre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Ships Wrecked off the Coast of Southern Africa," 69, fig. 5-A/2.

178 Bente Dam Mikkelsen, *Ethnographic Objects in the Royal Danish Kunstammer 1650-1800* (København: Nationalmuseet, 1980), 170-171.

179 京都国立博物館、読売新聞社編集，《魅惑の清朝陶磁》，圖 31 頁 192 對於「紫泥松竹梅文茶瓶」的解說。

180 京都国立博物館、読売新聞社編集，《魅惑の清朝陶磁》，頁 50，圖 30。

181 財團法人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主編，《古壺之美·6》（臺北：財團法人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2014），頁 14-15，圖 3。

182 黃健亮，《古壺之美·6》，圖 3 頁 14-15 對於「清初無款貼花圓壺」的解說。

183 主婦の友社編，《賣茶翁集成——遺品・遺墨・偶語・伝記》（東京：主婦の友社，1975），頁 21。

瓶」，蓋內則有「賣茶翁所遺真山氏□種種之一，其子又轉送入花月庵，庵主素德記。」故該壺往往被視為賣茶翁所留遺物。其獅子踩踏繡球鈕式與蓋面雲紋貼塑，見於前引 1697 年 Oosterland 沉船舶載船貨（同圖 34、99），可知其相對年代約於十七世紀末前後。前引京都究理堂文庫藏壺（同圖 31）收納盒蓋內書有「紫沙水罐一隻，賴山陽翁硯右所常置，今茲仲夏有故歸于余，墨汗班々為翁之手澤，兒孫宜勿漫用及條刷，天保丁酉新秋日檉園主人龍錄。」指出該件以龍紋貼塑裝飾壺蓋面之作，曾為日本江戶時代漢學家賴山陽（1781-1832）所有，蘭學者、醫生小石元瑞（1784-1849）於日本天保八年（1838）所得。此外還詳實地說明，壺身墨污為賴山陽本人所留，須格外小心保存。因此，從上述可知，日本列島傳世的模印貼花紫砂器，部分似與京都寺院、禪僧或文人相關。另外，大阪城下町平野屋五兵衛與天王寺五兵衛二豪商據點遺跡，亦曾出土紫砂貼花梅紋六方壺蓋（圖 104），¹⁸⁴ 同樣與前述出土約莫同一時期紫砂器的長崎居住遺跡，大多數作品為光素無飾相較，顯得極為突出。值得一提的是，前引櫻町遺址（同圖 4）及唐人屋敷跡（十善寺地區コミュニティ住宅建設）可見紫砂貼花壽字碗（圖 105）一事，¹⁸⁵ 有助拼湊模印貼花紫砂器運抵京都前，輾轉自長崎地區所攜入的情形。而上述日本列島傳世與出土模印貼花紫砂器的形制、貼花紋樣，即與以往所謂銷往歐洲的紫砂器可相對照。

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留意琉球列島考古所見模印貼花紫砂器的情況。渡地村跡紫砂貼花梅紋壺身（圖 106），¹⁸⁶ 據其五瓣貼花梅紋及六方造型，或可復原為成陽基金會藏紫砂貼花梅紋六方壺（圖 107）¹⁸⁷ 一類作品。後者折肩所飾雲紋，見於前引 1697 年 Oosterland 沉船舶載船貨（同圖 99），可知渡地村跡壺身與成陽基金會藏壺，或屬十七世紀末前後製品。同遺跡出土的紫砂圓弧蓋（圖 108），¹⁸⁸ 蓋面貼塑殘紋仍隱約可見。報告書因其具有梨皮泥質感，推測製作年代或可上溯

184 大阪市文化財協會編集，《中央区今橋一丁目 39-1 における建設工事に伴う大坂城下町跡発掘調査（OJ17-1）報告書》（出版中）。

185 長崎市教育委員会，《唐人屋敷跡—十善寺地区コミュニティ住宅建設に伴う埋蔵文化財発掘調査報告書—》，PL. 7 之 78。

186 沖縄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渡地村跡—臨港道路那覇 1 号線整備に伴う緊急発掘調査報告—》，頁 103，第 72 圖之 14。

187 黃健亮，〈茶文化視野下的宜興貿易壺〉，頁 245，圖 13。

188 沖縄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渡地村跡—臨港道路那覇 1 号線整備に伴う緊急発掘調査報告—》，頁 104，圖版 29 之 15。

明季。¹⁸⁹ 事實上，具梨皮泥質感的紫砂器，均見明、清兩代。其蓋面橢圓、蓋牆短促斜收特徵，與普天間古集落遺址紫砂壺蓋（圖 109）、¹⁹⁰ 日本角屋保存會藏紫砂貼花白泥龍紋壺（圖 110）¹⁹¹ 相像。後者造型與相異顏色泥料裝飾特徵，與前引 1751 年 Geldermalsen 號沉船作品（同圖 5）相類，故渡地村跡、普天間古集落遺址壺蓋與角屋保存會藏壺年代，也應於十八世紀中期前後。

首里城跡（繼世門北地區）紫砂貼花龍紋壺身（圖 111），¹⁹² 發掘報告書視其為日本列島窯場製品。¹⁹³ 經筆者實際上手結果，其以泥片相接成形，可知產地應修正為宜興窯。值得注意的是，其龍紋貼塑與德國安東烏爾里希公爵博物館（Herzog Anton Ulrich Museum）收藏安東烏爾里希公爵（Anton Ulrich, 1633-1714）及其妻子伊麗莎白茱莉安（Elisabeth Juliane, 1634-1704）舊藏紫砂貼花龍紋四方提梁壺（圖 112）¹⁹⁴ 一致。另外，首里城跡（管理用道路地區）紫砂貼花塔紋壺身（圖 113），¹⁹⁵ 依其平口沿、直筒壺身造型，應為前引 1751 年 Geldermalsen 號沉船（同圖 5）、角屋保存會藏壺（同圖 110）一類作品。香港茶具文物館藏紫砂貼花斷橋相會圖壺（圖 114），¹⁹⁶ 近壺流處可觀察塔紋貼塑。十八世紀初，德國煉金術士波特格（Johann Friedrich Böttger, 1682-1719）成功燒製出歐洲第一個硬瓷，其所製紅陶可見與香港茶具文物館藏壺形制、紋飾相類之作（圖 115）。¹⁹⁷ 因該類紅陶的燒造年代，集中於 1710-1713 年，¹⁹⁸ 故可間接推測首里城跡（管理用道路地區）壺身、香港茶具文物館藏壺，可能製作於十八世紀前半。此反映

189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渡地村跡—臨港道路那覇 1 号線整備に伴う緊急発掘調査報告—》，頁 99。

190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キャンプ瑞慶覧内病院地区に係る文化財発掘調査報告書 3—普天間古集落遺跡—》，頁 173，圖版 45 之 15。

191 京都国立博物館、読売新聞社編集，《魅惑の清朝陶磁》，頁 75，圖 67。

192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首里城跡—繼世門北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頁 50，第 31 圖之 145。同遺跡尚可見另一同類製品與紫砂貼花錢紋六方壺蓋，同版參見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首里城跡—繼世門北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頁 50，第 31 圖之 146、148。

193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首里城跡—繼世門北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頁 53。

194 Eva Ströber, *Ostasiatika* (Braunschweig: Herzog Anton Ulrich-Museum, 2002), 55, Kat. Nr. 38.

195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首里城跡—管理用道路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頁 238，圖版 28 之 18。

196 香港藝術館編，《宜興陶藝——茶具文物館羅桂祥珍藏》，頁 216，圖 103。

197 http://www.britishmuseum.org/research/collection_online/collection_object_details.aspx?objectId=71922&partId=1&searchText=Bottger&page=1（檢索日期：2018 年 5 月 5 日）

198 Ulrich Pietsh, ““Of red or brown porcelain”- decoration and refinement of Böttger stoneware,” in *Böttger stoneware: Johann Friedrich Böttger and Treasury Art* (Dresden: Staatliche Kunstsammlungen; Berlin: Deutscher Kunstverlag, 2009), 38.

出，曾為歐洲皇室所藏、窯場匠師所仿模印貼花紫砂器，亦曾輸往琉球列島。

尤可注意的是，上述琉球列島出土有模印貼花紫砂器的遺址，除渡地村跡屬港口性質，餘為城跡遺址。事實上，作為琉球國王世子舊宅殿中城御殿跡，出土物除包含大量中國、日本乃至歐洲製陶瓷器，其中亦見紫砂貼花松紋壺蓋（圖 116）。¹⁹⁹ 其松紋橫互壺蓋布局，可與成陽基金會藏紫砂貼花松竹梅紋壺（圖 117）²⁰⁰ 相對照。後者折枝梅紋蜿蜒姿態，又見於強者奧古斯都舊藏紫砂貼花梅紋雙流壺（圖 118）。²⁰¹ 或可間接證實，中城御殿跡壺蓋為十八世紀上半葉之作。結合前述日本列島傳世與出土的模印貼花紫砂器，大多與寺院、禪僧、豪商等有關一事，似可推測此種紋飾多樣、工序繁複的紫砂器，於日本、琉球列島或作為一種相對貴重的舶來品。

其實，同為東亞一環的臺灣，亦曾出土模印貼花紫砂器。1653 年，荷蘭人於今臺南赤崁建築普羅民遮城（Provintia Fort），迄 1661 年遭鄭成功驅逐後，普羅民遮城作為治臺行政中心「承天府尹」辦公公署。直至 1664 年鄭氏遷往安平，普羅民遮城才改為火藥與軍械庫，並持續維持至清朝統治時期。普羅民遮城遺址（赤崁文化園區）紫砂壺身（圖 119），²⁰² 造型呈直流、短直頸、圓弧肩，肩以下弧形內收。器身一側貼飾鳳凰，另側應為折枝梅紋。此種器身正中貼塑梅紋類似作風製品，前引 1697 年 Oosterland 沉船（同圖 11）即有發現。另外，普羅民遮城遺址（東北稜堡遺構）紫砂壺蓋（圖 120），²⁰³ 據鈕面飾六點白泥環繞團形壽字，以及蓋面、鈕面呈平整造型，應可復原為紫砂白泥雙龍戲珠紋壺（圖 121）一類作品。²⁰⁴ 後者直筒壺身、相異顏色泥料裝飾特徵，因與前引 1751 年 Geldermalsen 沉船船貨（同圖 5）相類，故可知為十八世紀中葉之作。然而，該類製品於當地的使用與消費情況，則有待進一步查證。

儘管以上籠統地介紹，日本、琉球列島與臺灣所見模印貼花紫砂器概況，提

199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中城御殿跡（首里高校内）—首里高校校舎改築に伴う発掘調査—》，頁 100，第 66 圖之 199。

200 龔良主編，《紫玉暗香——2008 南京博物院紫砂珍品聯展》，頁 220，圖 92。

201 Ströber，〈強人奧古斯塔收藏中的宜興瓷和德化瓷以及歐洲瓷器的發明〉，頁 48。

202 鍾亦興，《赤崁文化園區規劃案範圍內遺構調查計畫成果報告》（臺南：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2016），頁 169，圖 128 之 1。

203 陳維鈞，《原荷治普羅民遮城東北稜堡遺構試掘計畫期末報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2017），頁 115，圖 130。

204 Valfré, *Yixing: Teapots for Europe*, 235, pl.299. 同類紫砂白泥雙龍戲珠紋壺，尚可見帶提梁之作，圖版參見 Valfré, *Yixing: Teapots for Europe*, 235, pl.297.

示以往學界所忽略，該類製品於東亞地區的樣貌與可能的使用階層。不過，考慮到模印貼花紫砂器於數量、種類上，仍以歐洲傳世所見佔絕大多數，可知後者應為當時主要外銷市場。然而，設若與銷往歐洲數量龐大的中國瓷器相較，紫砂器則顯得微不足道。²⁰⁵ 由傳世遺物或沉船船貨可知，銷往歐洲的中國瓷器造型多元、裝飾繁複，並以直接於器胎繪飾鈦料而後施罩透明釉，以高溫一次燒成的青花瓷蔚為大宗。儘管銷往歐洲的紫砂器與青花瓷，數量上有明顯差異，兩者部分作品於造型、紋飾上卻頗為相像，其間關係委實耐人尋味。

相對年代約於 1640-1645 年代荷蘭籍 *Hatcher* 沉船，發現多達兩萬五千件中國瓷器，包含青花瓷、青瓷、白瓷及釉上彩瓷等。該船所見青花山水圖壺（圖 122）²⁰⁶ 呈筒形腹、三彎長流乃至耳形把特徵，與前引香港茶具文物館藏壺（同圖 114）近似。同船青花鳳凰紋壺（圖 123）²⁰⁷ 球形腹、直流乃至嵌蓋特徵，則與強者奧古斯塔舊藏紫砂貼花描金獅子戲球紋壺（圖 124）²⁰⁸ 得以對照。約於 1690 年代越南 *Vung Tau* 海域打撈上岸荷蘭籍 *Vung Tau* 沉船，其青花山水圖六方提梁壺（圖 125）²⁰⁹ 造型與獅鈕特徵，則與前引 1697 年 *Oosterland* 沉船船貨（同圖 34）一致。另外，荷蘭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藏青花花卉紋壺（圖 126），²¹⁰ 全器以三組二重弦紋區隔壺頸、壺肩、壺腹與底部。壺頸以雙鉤填彩凸字形紋樣並排環繞，壺腹上層可見如意頭紋開光邊框，開光中飾花卉圖形，以鈦料滿飾隙地，以留白方式凸顯紋樣。壺腹下層則為仰如意頭紋，大小與上層相應，整體錯落有致。如意頭紋間留白處，以數朵梅花點綴。壺身近底處，以經簡化卷草紋裝飾。從現存實物看來，其整體形制、紋飾布局，與 *V&A* 博物館藏紫砂貼花花卉紋壺（圖 127）²¹¹ 極為相像。不過，樸拙質素紫砂器與釉彩光瑩瓷器，各自仍呈現

205 有學者甚至認為，紫砂器未曾大量出口，而是隨著各國東印度公司將大批茶葉運往歐洲時一同輸入，多屬私人船貨，參見 Rabiner, 〈宜興陶藝西漸〉，頁 106-107。

206 Colin Sheaf and Richard Kilburn,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 (Oxford, England: Phaidon-Christie's Ltd., 1988), 63, pl. 89.

207 Sheaf and Kilburn,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 63, pl. 89.

208 Ströber, 〈強人奧古斯塔收藏中的宜興瓷和德化瓷以及歐洲瓷器的發明〉，頁 55。

209 Christie's Amsterdam, *The Vung Tau cargo: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Amsterdam: Christie's Amsterdam, 1992), 39, pl.216.

210 <https://www.rijksmuseum.nl/en/search/objects?q=teapot&p=3&ps=12&st=Objects&ii=1#/AK-RBK-16309-B,25>（檢索日期：2018 年 5 月 10 日）。

211 <http://collections.vam.ac.uk/item/O22890/teapot-unknown/>（檢索日期：2018 年 5 月 5 日）。有人已指出，此類青花瓷壺造型源於紫砂器，以及傳世可見與其造型、紋飾一致的紫砂壺，參見汪星綏主編，〈以適幽趣——明清茶具珍藏展〉（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頁 103 對於「青花花卉紋巨輪珠式壺」的解說。

不同的審美趣味。紫砂器以壓印多重凸字型紋、模印貼花如意頭紋及梅紋，與以鈔料彩繪同類圖樣的瓷壺異曲同工。似可想像，以模印貼花技法裝飾的紫砂器，或即宜興陶工為凸顯紋樣，所採取的舉措。同時，透過模印貼花技法，得以量產並快速施加紋樣於紫砂器上。以複數泥色營造呈色不同的紋樣與胎體，則可視為邁向更能襯托紋飾之美的另一種嘗試吧。無論如何，綜合以上傳世與陸地考古遺址，目前所知飾以模印貼花的紫砂器，至少曾輸往歐洲、日本與琉球列島乃至臺灣。該類製品是否還曾銷往他處，詳情有待日後更多資料補充。

五、餘論

頗仍見於歐洲傳世紫砂器的模印貼花技法，雖亦飾於東亞地區所見紫砂器，然而各地對於該類作品的理解與想像，無疑為日後應予重視的課題。其實，清人吳梅鼎，字天篆，江蘇宜興人。工詩詞，善書法。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宜興縣志》收錄其〈陽羨磁壺賦〉，文中載有「瓶織迴文之錦，爐橫骨幹之梅。」後者可能即指涉模印貼花折枝梅紋爐一類作品。²¹²換言之，紫砂器的梅紋貼塑，不排除曾為時人所鑑賞。事實上，慶來慶田城遺跡出土的紫砂貼花蓮瓣紋碗身（圖 128），²¹³不僅為強者奧古斯都所藏，²¹⁴亦見清宮舊藏（圖 129）。²¹⁵因此，若將模印貼花紫砂器一律視為迎合歐洲品味的看法，似乎顯得過於武斷。

相對於模印貼花紫砂器，學者認為歐洲地區更加酷愛鏤空技法裝飾之作，即所謂的紫砂玲瓏器。²¹⁶強者奧古斯都舊藏紫砂鏤空折枝梅紋壺（圖 130），²¹⁷腹部開光內鏤雕梅紋，以梅枝為壺流、壺把，整體頗具像生意趣。其鏤雕處有二層胎體，外層為鏤空層，雕飾梅花、竹枝等題材。可以想像，此類作品的成形工序，較之模印貼花紫砂器更顯繁雜。撇處流通市肆及私人所有，據筆者掌握現今傳世有緒的鏤空紫砂器，似乎僅見歐洲收藏，可以說是該地特有的品類。不過，

212 劉明倩，〈英國維多利亞博物院藏明清紫砂器〉，收入故宮博物院編，《2007 年國際紫砂研討會論文集》，頁 104。

213 沖繩県教育庁文化課編，《慶來慶田城遺跡》，頁 171，圖版 29 之 4。

214 筆者於德國德勒斯登茨溫宮陶瓷博物館親見。

215 耿寶昌主編，《紫砂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 184，圖 150。

216 Eva Ströber，〈歐洲的宜興紫砂器〉，收入龔良主編，《紫玉暗香——2008 南京博物院紫砂珍品聯展》，頁 150。

217 Ströber，〈強人奧古斯塔收藏中的宜興瓷和德化瓷以及歐洲瓷器的發明〉，頁 51。

《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以下簡稱《活計檔》）曾記載，乾隆二十年（1755）收貯入百什件：「宜興玲瓏小蓋罐一件」；²¹⁸ 乾隆四十九至五十年（1784-1785）〈金銀銅磁木石玉器古玩件數實在清冊〉：「宜興玲瓏小蓋罐一件（高一寸一分）」；²¹⁹ 咸豐元年（1851）〈頤和軒百什件檔〉：「宜興玲瓏蓋罐」。²²⁰ 根據學者研究轉心瓶指出，檔案所錄「夾層玲瓏交泰等瓶共九種」，「夾層」應即具有內外兩層相套的結構；「玲瓏」則指鏤空穿透的技法；「交泰」以穿透器壁的上下交錯如意頭紋或「丁字紋」來顯現。此三種技法，亦可交互出現於同一件作品。²²¹ 也就是說，「宜興玲瓏（小）蓋罐」或至少以鏤空穿透技法裝飾。可惜的是，因清宮傳世未見該類實物留存，以致「宜興玲瓏（小）蓋罐」具體形態不得而知。

過往除了以裝飾技法，作為判斷紫砂器可能所屬市場的依據，外觀造型亦為識別要點。殷弘緒（d'Entrecolles, François Xavier, 1664-1741）於書簡中曾提及，其於景德鎮見過七、八年前法國王子訂製的一種奇巧瓷器燈籠，以及一種高一尺許由十四支管拼合而成的瓷笙。²²² 文中所及瓷笙，不排除為與強者奧古斯都舊藏紫砂笙式壺（圖 131）²²³ 相類作品。事實上，雍正、乾隆朝《活計檔》分別可見「笙式壺一對」²²⁴ 及「宜興笙式壺一件」²²⁵ 記載。如果此一比附無誤，或能間接說明，即便源於歐洲訂製、頗具巧思的笙式壺，不僅為歐洲宮廷所藏，可能亦見於清宮。因此，以往依據裝飾技法、造型，作為劃分部分紫砂器國內、外，乃至不同國外市場的區別要素，或許仍有進一步商榷的空間。

綜上所述，宜興地區產出的紫砂器，隨著人員的移動或商品的流通，被運往中國其他省分與海外地區。本文所進行的嘗試，是將視角轉向學界較為陌生、同

218《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21，乾隆二十年二月二十八日〈匣裱作〉，頁 26-27。

219《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48，乾隆四十九至五十年〈金銀銅磁木石玉器古玩件數實在清冊〉，頁 829。

220《清宮瓷器檔案全集》，卷 33，咸豐元年〈頤和軒百什件檔〉，頁 47。

221 余佩瑾，〈唐英監造轉心瓶及其相關問題〉，《故宮學術季刊》，31 卷 4 期（2014 夏），頁 213-219。

222 ダントルコール（d'Entrecolles François Xavier）著（小林太市郎譯注、佐藤雅彦補注），《中國陶瓷見聞錄》（東京：平凡社，1979），東洋文庫 363，頁 257。轉引自謝明良，〈十七至十八世紀中國對歐洲貿易中的瓷器〉，原載《青森大學・青森短期大學學術研究会會報》，3、4 卷（1981），改寫收入謝明良，《陶瓷手記——陶瓷史思索和操作的軌跡》（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註 35，頁 297。

223 Valfré, Yixing: *Teapots for Europe*, 227, pl. 252.

224《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雍正四年三月初三日〈入法瑯作〉，頁 724。

225《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35，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十三日〈廣木作〉，頁 144。

為紫砂器外銷市場一環的日本、琉球列島，考察該地紫砂器的年代與類型，附帶討論相關議題。透過對於日本、琉球列島個案的梳理，體現紫砂器作為商品之餘，背後承載的窯業交流，乃至當時東北亞海域錯縱的貿易網絡。

[後記] 本文為筆者於2015年8月完成之碩士論文《清宮傳世紫砂壺及相關問題》第四章修改而成，部分內容曾於2016年1月「中國陶瓷史研究取徑：亞洲觀點」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論文寫作期間，承蒙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謝明良教授悉心指導，其於本文改寫階段仍持續給予意見，至深感劬，謹此申謝。另外，本文得以完成，有賴京都市埋藏文化財研究所、大阪文化財研究所與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惠允觀摩並拍照。本文完稿後，又蒙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給予建議，裨補闕漏，在此一併致謝。然本文若有任何疏漏、錯誤，筆者自負文責。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 (清)周容,《宜興盜壺記》,收入《拜經樓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據清嘉慶吳騫輯刊本影印。
- (清)金武祥,《海珠邊瑣》,收入李景康、張虹,《陽羨砂壺圖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1998。

近代論著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余佩瑾,〈唐英監造轉心瓶及其相關問題〉,《故宮學術季刊》,31卷4期,2014年夏季,頁205-249。
- 汪星燚主編,《以適幽趣——明清茶具珍藏展》,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
- 吳光榮、許艷春,〈管窺明清時期宜興蜀山遺址出土紫砂壺標本製作工藝之演變〉,收入江蘇省考古研究所、宜興市文管辦編,《紫泥沉香——2015宜興紫砂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京:譯林出版社,2017,頁12-41。
- 林業強,〈紫砂沉浮——沉船所載宜興砂壺〉,收入故宮博物院編,《2007年國際紫砂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頁185-196。
- 香港藝術館編,《宜興陶藝——茶具文物館羅桂祥珍藏》,香港:香港市政局,1990。
- 陳香白、陳再舜,《潮州朱泥壺》,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2001。
- 徐湖平主編,《砂壺匯賞》,香港:王朝文化藝術出版社,2004。
- 耿寶昌主編,《紫砂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
- 陳浩星主編,《清心妙契·英國國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珍藏茶文化精品集》,澳門:澳門藝術博物館,2013。
- 財團法人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主編,《古壺之美·3》,臺北:財團法人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2013。
- 財團法人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主編,《古壺之美·6》,臺北:財團法人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2014。
- 陳國棟,〈關於所謂「的惺號」及其出水文物的一些意見〉,收入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編,《水下考古學研究·2》,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頁21-44。
- 陳維鈞,《原荷治普羅民遮城東北稜堡遺構試掘計畫期末報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2017。

- 莊吉發，〈從清代封貢關係看中琉文物的交流〉，收入莊吉發著，《清史論集（六）》，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頁147-167。
- 張浦生，〈紫砂古韻 魅力長存——出土明、清紫砂茗壺資料匯錄〉，《無錫文博》，2003年4期，37-39。
- 黃健亮，〈由考古材料略談紫砂研究的新啟示〉，收入黃健亮、彭清福主編，《紫泥藏珍——明清宜興窯器之美》，臺北：盈記唐人工藝出版社，2008，頁6-21。
- 黃健亮，〈南海沉船中的茶事訊息〉，《故宮文物月刊》，302期，2008年5月，頁62-71。
- 黃健亮，〈17、18世紀外銷歐洲紫砂壺的風格與特徵〉，收入龔良主編，《紫玉暗香——2008南京博物院紫砂珍品聯展》，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8，頁169-177。
- 黃健亮，〈茶文化視野下的宜興貿易壺〉，收入故宮博物院編，《2007年國際紫砂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頁235-279。
- 黃健亮、黃怡嘉主編，《荊溪朱泥——明清宜興朱泥壺研究》，臺北：盈記唐人工藝出版社，2010。
- 馮明珠主編，《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特展：中法藝術文化的交會》，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1。
- 劉益昌，《歷史的左營腳步——從舊城考古談起》，高雄：高雄市文化局，2008。
- 劉益昌、顏廷仔、王淑津、林美智著，《高雄市左營區舊城遺址（2009）：高雄市左營區舊城遺址範圍內『外興隆營區』考古試掘之出土標本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高雄：高雄市文化局，2009。
- 劉明倩，〈英國維多利亞博物院藏明清紫砂器〉，收入故宮博物院編，《2007年國際紫砂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頁103-108。
- 鴻禧美術館編，《中國雅趣品錄——宜興茶具》，臺北：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1990。
- 謝明良，〈十七至十八世紀中國對歐洲貿易中的瓷器〉，原載《青森大学・青森短期大学學術研究会會報》，3、4卷，1981，改寫收入謝明良，《陶瓷手記——陶瓷史思索和操作的軌跡》，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287-307。
- 謝明良，〈記故宮博物院所藏的伊萬里瓷器〉，原載《故宮學術季刊》，14卷3期，1997年春季，頁83-128。另收入謝明良，《中國陶瓷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2005，頁137-169。
- 謝明良，〈關於金瑱瑯靶碗〉，原載《故宮文物月刊》，372期，2014年3月，頁80-90。收入謝明良，《陶瓷手記3——陶瓷史的地平與想像》，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頁175-184。
- 謝明良，〈清宮傳世的伊萬里瓷〉，原載翁宇雯主編，《揚帆萬里——日本伊萬里瓷器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5，頁321-328。另收入謝明良，《陶瓷手記3——陶瓷史的地平與想像》，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頁185-196。
- 鍾亦興，《赤崁文化園區規劃案範圍內遺構調查計畫成果報告》，臺南：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

處，2016。

- 顧景舟、徐秀棠、李昌鴻，《宜興紫砂珍賞》，香港：三聯書店，1992。
- 鐵源、李國榮主編，《清宮瓷器檔案全集》，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2008。
- 龔良主編，《紫玉暗香——2008 南京博物院紫砂珍品聯展》，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8。
- 千駄ヶ谷五丁目遺跡調査会編，《千駄ヶ谷五丁目遺跡：新宿新南口 RC ビル（高島屋タイムズスクエアほか）の建設事業に伴う緊急発掘調査報告書：東京都渋谷区》，東京：千駄ヶ谷五丁目遺跡調査会，1997。
- 小川後樂，《煎茶道具名品集》，京都：淡交社，2003。
- 大阪市文化財協会編集，《大阪市北区広島藩大坂蔵屋敷跡 I》，大阪：大阪市文化財協会，2003。
- 大阪市文化財協会編集，《大阪市北区堂島蔵屋敷跡 III》，大阪：大阪市文化財協会，2010。
- 大阪市文化財協会編集，《中央区今橋一丁目 39-1 における建設工事に伴う大坂城下町跡発掘調査（OJ17-1）報告書》，大阪：大阪市文化財協会，出版中。
- 主婦の友社編，《賣茶翁集成—遺品・遺墨・偈語・伝記》，東京：主婦の友社，1975。
- 尾野善裕，《清朝陶磁と日本》，收入京都国立博物館、読売新聞社編集，《魅惑の清朝陶磁》，大阪：読売新聞社，2013，頁 8-24。
- 東京大学遺跡調査室編，《東京大学本郷構内の遺跡医学部附属病院地点——医学部附属病院中央診療棟・設備管理棟・給水設備棟・共同溝建設地点—》，東京：東京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1990。
- 東京都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集，《新宿六丁目遺跡—新宿区〈第 2 分冊〉近世編》，東京：東京都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05。
- 京都市埋蔵文化財研究所，《平安京左京北辺四坊—第 2 分冊（公家町）—》，京都：京都市埋蔵文化財研究所，2004。
- 京都国立博物館、読売新聞社編集，《魅惑の清朝陶磁》，大阪：読売新聞社，2013。
- 長崎市埋蔵文化財調査協議会，《万才町遺跡—朝日生命ビル建設に伴う埋蔵文化財発掘調査報告書—》，長崎：長崎市埋蔵文化財調査協議会，1996。
- 長崎市埋蔵文化財調査協議会，《桜町遺跡—サンガーデン桜町マンション建設に伴う埋蔵文化財発掘調査報告書—》，長崎：長崎市埋蔵文化財調査協議会，2000。
- 長崎市教育委員会，《築町遺跡—築町別館跡地開発に伴う埋蔵文化財発掘調査報告書—》，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会，1997。
- 長崎市教育委員会，《興善町遺跡—東邦生命保険第 2 長崎ビル建設に伴う埋蔵文化財発掘調査報告書—》，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会，1999。
- 長崎市教育委員会，《国指定史跡出島和蘭商館跡—西側建造物復元事業に伴う発掘調査報告書—》，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会，2000。

- 長崎市教育委員会，《唐人屋敷跡—十善寺地区コミュニティ住宅建設に伴う埋蔵文化財発掘調査報告書—》，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会，2001。
- 長崎市教育委員会，《勝山町遺跡—長崎市桜町小学校新設に伴う埋蔵文化財発掘調査報告書—》，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会，2003。
- 長崎市教育委員会，《唐人屋敷跡—天后堂前広場整備に伴う埋蔵文化財発掘調査報告書—》，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会，2003。
- 長崎県教育委員会，《出島—一般国道499号線電線共同溝整備工事に伴う緊急調査報告書—》，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会，2005。
- 長崎県教育委員会，《長崎奉行所（立山役所）跡・岩原目付屋敷跡・炉粕町遺跡》，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会，2005。
- 沖縄県教育庁文化課編，《安仁屋トゥンヤマ遺跡—下級下仕官隊舎建設に伴う緊急発掘調査報告—》，沖縄：沖縄県教育委員会，1992。
- 沖縄県教育庁文化課編，《慶来慶田城遺跡》，沖縄：沖縄県教育委員会，1997。
- 沖縄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天界寺（I）—首里杜館地下駐車場入り口新設工事に伴う緊急発掘調査—》，沖縄：沖縄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01。
- 沖縄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首里城跡—下之御庭跡・用物座跡・瑞泉門跡・漏刻門跡・廣福門跡・木曳門跡発掘調査報告書—》，沖縄：沖縄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01。
- 沖縄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首里城跡—管理用道路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沖縄：沖縄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01。
- 沖縄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首里城跡—継世門周辺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沖縄：沖縄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02。
- 沖縄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天界寺（II）—首里杜館地下駐車場入り口新設工事に伴う緊急発掘調査—》，沖縄：沖縄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02。
- 沖縄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円覚寺跡：遺構確認調査報告書》，沖縄：沖縄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02。
- 沖縄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首里城跡—右掖門及び周辺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沖縄：沖縄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03。
- 沖縄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綾門大道跡—首里城跡守礼門周辺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沖縄：沖縄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03。
- 沖縄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首里城跡—書院・鎖之間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沖縄：沖縄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05。
- 沖縄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首里城跡—上の毛及び周辺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沖縄：沖縄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05。

-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真珠道跡—首里城跡真珠道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Ⅰ）—》，沖繩：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06。
-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渡地村跡—臨港道路那覇1号線整備に伴う緊急発掘調査報告—》，沖繩：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07。
-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首里城跡—黄金御殿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沖繩：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07。
-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中城御殿跡—県営首里城公園中城御殿発掘調査報告書（2）—》，沖繩：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11。
-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中城御殿跡—県営首里城公園中城御殿発掘調査報告書（3）—》，沖繩：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12。
-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中城御殿跡—県営首里城公園中城御殿発掘調査報告書（4）—》，沖繩：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13。
-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首里城跡—御内原北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2）—》，沖繩：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13。
-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首里城跡—大台所、料理座地区周辺発掘調査報告書—》，沖繩：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15。
-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キャンプ瑞慶覧内病院地区に係る文化財発掘調査報告書3—普天間古集落遺跡—》，沖繩：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16。
-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中城御殿跡（首里高校内）—首里高校校舎改築に伴う発掘調査—》，沖繩：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17。
-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首里城跡—御内原東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沖繩：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17。
-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首里城跡—継世門北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沖繩：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18。
- 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首里城跡—東のアザナ北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沖繩：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18。
- 沖繩県立博物館・美術館、那覇市立壺屋焼物博物館編，《琉球陶器の来た道：沖繩県立博物館・美術館×那覇市立壺屋焼物博物館合同企画展》，那覇：那覇市立壺屋焼物博物館，2011。
- 松浦章（薄培林譯），〈清代帆船與日中文化交流〉，收入徐興慶編，《東亞文化交流與經典詮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8，頁3-24。
- 宮城篤正，〈琉球の赤絵〉，《沖繩県立博物館紀要》，3号，1977年，頁41-53。
- 扇浦正義，〈長崎出土の煎茶器について〉，《長崎唐人貿易と煎茶道——中国風煎茶の導入とその派生〉，東京：板橋区立郷土資料館，1996，頁112-115。

- 那覇市教育委員会文化財課編，《ナーチャー毛古墓群—那覇新都心土地区画整理事業に伴う緊急発掘調査報告 VII —》，沖縄：那覇市教育委員会，2000。
- 能芝勉，〈公家町 17 世紀の茶の湯と煎茶文化—寛文 11 年火災一括資料を中心に—〉，收入 関西近世考古学研究会編，《関西近世考古学研究 15：17 世紀の陶磁器と社会》，東京：関西近世考古学研究会，2007，頁 17-30。
- 鈴木裕子，〈遺跡出土の煎茶道具—東日本—〉，《野村美術館研究紀要》，16 期，2007 年，頁 145-163。
- 稲垣正宏，〈遺跡出土の煎茶道具—西日本—〉，《野村美術館研究紀要》，16 期，2007 年，頁 135-143。
- 稲垣正宏，〈17 世紀の遺跡から出土する煎茶道具〉，收入西村昌也編，《東アジアの茶飲文化と茶業》，大阪：関西大学文化交渉学教育研究，2011，頁 201-208。
- 都立学校遺跡調査団編集，《駒込鰻縄手御先手組屋敷—都立向丘高校地点における埋蔵文化財発掘調査報告書—》，東京：都内遺跡調査会，1997。
- Bartholomew, Terese Tse. *I-HSING WARE*. New York: China House Gallery,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c1997.
- Christie's Amsterdam. *The Nanking Cargo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and Gold*. Amsterdam: Christie's Amsterdam, 1986.
- Christie's Amsterdam. *The Vung Tau cargo :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Amsterdam: Christie's Amsterdam, 1992.
- d'Entrecolles François Xavier 著（小林太市郎譯注、佐藤雅彦補注），《中國陶瓷見聞錄》，東京：平凡社，1979，東洋文庫 363。
- Dam Mikkelsen, Bente. *Ethnographic Objects in the Royal Danish Kunstkammer 1650-1800*. København, Nationalmuseet, 1980.
- Jörg, Christiann. 《東方瓷藝與荷蘭德爾夫特陶瓷》，香港：香港市政局，1984。
- Klose, Jane. "Oriental Ceramics Retrieved from Thre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Ships Wrecked off the Coast of Southern Africa: the Oosterland (1697), Bennebroek (1713) and Brederode (1785)."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64 (1999-2000): 63-81.
- Nagel Auctions, *Tek Sing Treasures*. Stuttgart Germany: Stuttgarter Kunstauktionshaus, 2000.
- Rabiner, Donald，〈宜興陶藝西漸〉，收入香港藝術館編製，《宜興陶藝——茶具文物館羅桂祥珍藏》，香港：香港市政局，1990，頁 106-117。
- Sheaf, Colin and Kilburn, Richard.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 Oxford, England: Phaidon-Christie's Ltd., 1988.
- Ströber, Eva. *Ostasiatika*. Braunschweig: Herzog Anton Ulrich-Museum, 2002.
- Ströber, Eva，〈歐洲的宜興紫砂器〉，收入龔良主編，《紫玉暗香——2008 南京博物院紫砂珍

品聯展》，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8，頁 150-160。

Ströber, Eva, 〈強人奧古斯塔收藏中的宜興瓷和德化瓷以及歐洲瓷器的發明〉，收入故宮博物院編，《2007年國際紫砂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頁 45-86。

Pietsch, Ulrich. ““Of red or brown porcelain”- decoration and refinement of Böttger stoneware,” in *Böttger stoneware: Johann Friedrich Böttger and Treasury Art*, 35-52. Dresden: Staatliche Kunstsammlungen; Berlin: Deutscher Kunstverlag, 2009.

Volker, T..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s Recorded in the Dagh-registers of Batavia Castle, Those of Hirado and Deshima and Other Contemporary Papers: 1602-1682*. Leiden: E. J. Brill, 1971.

Valfré, Patrice. *Yixing: Teapots for Europe*. Poligny, France: Éditions Exotic Line, 2000.

圖版出處

- 圖 1 紫砂壺，長崎築町遺跡出土。圖版取自長崎市教育委員會，《築町遺跡—築町別館跡地開發に伴う埋蔵文化財発掘調査報告書一》，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會，1997，PL.16 之 35。
- 圖 2 「時大彬製」款紫砂壺，山西省晉城市澤州縣大陽鎮坡陡村張光奎墓出土。圖版取自徐湖平主編，《砂壺匯賞》，香港：王朝文化藝術出版社，2004，頁 61，圖 6。
- 圖 3 紫砂壺蓋，長崎築町遺跡出土。圖版取自長崎市教育委員會，《築町遺跡—築町別館跡地開發に伴う埋蔵文化財発掘調査報告書一》，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會，1997，PL.16 之 34。
- 圖 4 紫砂貼花龍紋壺蓋，長崎櫻町遺跡出土。圖版取自長崎市埋蔵文化財調査協議會，《桜町遺跡—サンガーデン桜町マンション建設に伴う埋蔵文化財発掘調査報告書一》，長崎：長崎市埋蔵文化財調査協議會，2000，頁 39，寫真 11 之 3。
- 圖 5 紫砂貼花白泥龍紋壺，Geldermalsen 沉船出水。圖版取自 Christie's Amsterdam. *The Nanking Cargo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and Gold*, 140, pl.3262. Amsterdam: Christie's Amsterdam, 1986.
- 圖 6 紫砂穿心罐，長崎櫻町遺跡出土。圖版取自長崎市埋蔵文化財調査協議會，《桜町遺跡—サンガーデン桜町マンション建設に伴う埋蔵文化財発掘調査報告書一》，長崎：長崎市埋蔵文化財調査協議會，2000，頁 49，寫真 23 之 9。
- 圖 7 紫砂穿心罐，江蘇省徐州市大同路南側徐州衛所遺址出土。圖版取自龔良主編，《紫玉暗香——2008 南京博物院紫砂珍品聯展》，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8，頁 33，圖 5。
- 圖 8 「且閒居，孟臣製」款紫砂壺，長崎勝山町遺跡出土。圖版取自長崎市教育委員會，《勝山町遺跡—長崎市桜町小学校新設に伴う埋蔵文化財発掘調査報告書一》，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會，2003，PL.30 之 144。
- 圖 9 「甲辰仲口，且閒口，孟口口」款紫砂壺，大阪堂島藏屋敷跡出土，大阪文化財研究所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 圖 10 「天啓丁卯年，友善堂，孟臣製」款紫砂貼花折枝梅紋壺，英國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藏。圖版取自陳浩星主編，《清心妙契·英國國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珍藏茶文化精品集》，澳門：澳門藝術博物館，2013，頁 77，圖 39。
- 圖 11 紫砂貼花折枝梅紋壺，Oosterland 沉船出水。圖版取自 Jane Klose, "Oriental Ceramics Retrieved from Thre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Ships Wrecked off the Coast of Southern Africa: the Oosterland (1697), Bennebroek (1713) and Brederode (1785),"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64 (1999-2000): 69, fig. 5-A/1.
- 圖 12 「山水之中作主人，士衡」款紫砂壺底，長崎唐人屋敷跡（十善寺地區コミュニティ住宅建設）出土。圖版取自長崎市教育委員會，《唐人屋敷跡—十善寺地區コミュニ

ティ住宅建設に伴う埋蔵文化財発掘調査報告書一》，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會，2001，頁 19，第 15 圖之 2。

- 圖 13 「人之樂此，何如玉川，士衡」款紫砂壺，臺灣鴻禧美術館藏。圖版取自鴻禧美術館編，《中國雅趣品錄——宜興茶具》，臺北：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1990，頁 58-59，圖 24。
- 圖 14 「伴閒人」款紫砂壺，臺灣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藏。圖版取自財團法人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主編，《古壺之美·3》，臺北：財團法人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2013，頁 54-55，圖 18。
- 圖 15 「行吟于月下」款，Geldermalsen 沉船出水。圖版取自林業強，〈紫砂沉浮——沉船所載宜興砂壺〉，收入故宮博物院編，《2007 年國際紫砂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頁 191，圖 6。
- 圖 16 紫砂壺蓋，長崎唐人屋敷跡（天后堂前廣場整備）出土。圖版取自長崎市教育委員會，《唐人屋敷跡—天后堂前廣場整備に伴う埋蔵文化財発掘調査報告書一》，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會，2003，頁 41，PL.6 之 68。
- 圖 17 紫砂橫把壺，長崎唐人屋敷跡（十善寺地區コミュニティ住宅建設）出土。圖版取自長崎市教育委員會，《唐人屋敷跡—十善寺地區コミュニティ住宅建設に伴う埋蔵文化財発掘調査報告書一》，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會，2001，PL.7 之 79。
- 圖 18 紫砂橫把壺，高雄左營舊城遺址（外興隆營區）出土。圖版取自劉益昌、顏廷仔、王淑津、林美智著，《高雄市左營區舊城遺址（2009）：高雄市左營區舊城遺址範圍內『外興隆營區』考古試掘之出土標本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高雄：高雄市文化局，2009，圖版 50。
- 圖 19 紫砂壺蓋，長崎唐人屋敷跡（天后堂前廣場整備）出土。圖版取自長崎市教育委員會，《唐人屋敷跡—天后堂前廣場整備に伴う埋蔵文化財発掘調査報告書一》，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會，頁 41，PL.6 之 69。
- 圖 20 紫砂提梁直筒壺，Gothborg 沉船出水。圖版取自龔良主編，《紫玉暗香——2008 南京博物院紫砂珍品聯展》，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8，頁 247，圖 112。
- 圖 21 紫砂壺蓋，長崎唐人屋敷跡（天后堂前廣場整備）出土。圖版取自長崎市教育委員會，《唐人屋敷跡—天后堂前廣場整備に伴う埋蔵文化財発掘調査報告書一》，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會，頁 41，PL.6 之 67。
- 圖 22 紫砂壺蓋，宜興蜀山窯址出土。圖版取自龔良主編，《紫玉暗香—2008 南京博物院紫砂珍品聯展》，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8，頁 293，圖 128·17。
- 圖 23 〈長崎唐館交易繪卷〉，日本神戶市立博物館藏。圖版取自板橋区立郷土資料館 小西雅德編，《長崎唐人貿易と煎茶道——中国風煎茶の導入とその派生》，東京：板橋区立郷土資料館，1996，頁 13，圖 7-5。
- 圖 24 〈唐館書房之圖——大和屋版〉，日本長崎市立博物館藏。圖版取自板橋区立郷土資料館 小西雅德編，《長崎唐人貿易と煎茶道——中国風煎茶の導入とその派生》，東京：

板橋区立郷土資料館，1996，頁9，圖1。

- 圖 25 紫砂貼花柿蒂紋壺蓋，京都平安京左京北邊四坊公家町屋敷跡出土。圖版取自京都市埋藏文化財研究所，《平安京左京北邊四坊—第2分冊（公家町）—図版》，京都：京都市埋藏文化財研究所，2004，圖版459之5。
- 圖 26 紫砂壺身，京都平安京左京北邊四坊公家町屋敷跡出土，京都市埋藏文化財研究所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 圖 27 「玉香齋」款紫砂壺，Geldermalsen 沉船出水。圖版取自香港藝術館編，《宜興陶藝——茶具文物館羅桂祥珍藏》，香港：香港市政局，1990，頁218，圖105。
- 圖 28 「君德」款紫砂壺，東京文京區駒込鰻繩手御先手組屋敷跡出土。圖版取自都立学校遺跡調査団編集，《駒込鰻繩手御先手組屋敷—都立向丘高校地点における埋藏文化財発掘調査報告書—遺物図版編》，東京：都内遺跡調査会，1997，頁87，圖15。
- 圖 29 紫砂口沿，沖繩渡地村跡出土，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 圖 30 紫砂口沿，沖繩渡地村跡出土，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 圖 31 紫砂貼花龍紋壺，日本究理堂文庫藏。圖版取自京都国立博物館、読売新聞社編集，《魅惑の清朝陶磁》，大阪：読売新聞社，2013，頁82，圖78。
- 圖 32 紫砂壺把，沖繩渡地村跡出土，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 圖 33 紫砂壺流，沖繩渡地村跡出土，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 圖 34 紫砂六方提梁壺，Oosterland 沉船出水。圖版取自 Jane Klose, “Oriental Ceramics Retrieved from Thre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Ships Wrecked off the Coast of Southern Africa: the Oosterland(1697), Bennebroek(1713) and Brederode(1785),”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64 (1999-2000): 69, fig. 5-F/1.
- 圖 35 紫砂壺身，沖繩渡地村跡出土，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 圖 36 灰陶橫把壺，沖繩八重山窯址出土。圖版取自佐賀県立九州陶磁文化館編集，《沖繩のやきもの——南海からの香り》，佐賀：佐賀県立九州陶磁文化館，1998，頁158，圖302。
- 圖 37 灰陶橫把壺，沖繩湧田窯址出土。圖版取自沖繩県立博物館・美術館、那覇市立壺屋焼物博物館編，《琉球陶器の来た道：沖繩県立博物館・美術館×那覇市立壺屋焼物博物館合同企画展》，那覇：那覇市立壺屋焼物博物館，2011，頁85，圖140。
- 圖 38 紫砂菊瓣紋壺底，沖繩首里城跡（管理用道路地區）出土，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 圖 39 紫砂貼花菊瓣紋四方提梁壺，中國南京博物院藏。圖版取自徐湖平主編，《砂壺匯賞》，香港：王朝文化藝術出版社，2004，頁120-121，圖35。
- 圖 40 「康熙御製」款銅胎畫瑯瑯菊瓣紋四方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馮明珠主編，《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特展：中法藝術文化的交會》，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1，頁197，圖版IV-28。

- 圖 41 「荊溪陳子文製」款紫砂壺，沖繩ナーチャー毛古墓群出土。圖版取自那霸市教育委員會文化財課編，《ナーチャー毛古墓群—那霸新都心土地区画整理事業に伴う緊急発掘調査報告 VII—》，沖繩：那霸市教育委員会，2000，頁 135，第 67 圖之 9。
- 圖 42 「荊溪俞瑞之口」款，Bennebroek 沉船出水。圖版取自 Jane Klose, “Oriental Ceramics Retrieved from Thre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Ships Wrecked off the Coast of Southern Africa: the Oosterland (1697), Bennebroek (1713) and Brederode (1785),”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64 (1999-2000): 77, fig. 12.
- 圖 43 「荊溪陳文卿製」款紫砂壺，德國德勒斯登茨溫格宮陶瓷博物館藏。圖版取自 Eva Ströber, 〈強人奧古斯塔收藏中的宜興瓷和德化瓷以及歐洲瓷器的發明〉，收入故宮博物院編，《2007 年國際紫砂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頁 57。
- 圖 44 「一片□□在玉壺，姑蘇留□」款紫砂壺，沖繩首里城跡（上之毛及周邊地區）出土。圖版取自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首里城跡—上之毛及び周辺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沖繩：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05，頁 42，第 19 圖。
- 圖 45 「一片冰心在玉壺，孟臣製」款，Teek Seeun 沉船出水。圖版取自 Nagel Auctions. *Tek Sing Treasures*, 279, pl. 4. Stuttgart Germany: Stuttgarter Kunstauktionshaus, 2000.
- 圖 46 「□□天地間，孟臣」款，沖繩首里城跡（管理用道路地區）出土。圖版取自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首里城跡—管理用道路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沖繩：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01，頁 79，第 33 圖之 5。
- 圖 47 「明月松間照，孟臣製」款，Teek Seeun 沉船出水。圖版取自 Nagel Auctions. *Tek Sing Treasures*, 281, pl. 17. Stuttgart Germany: Stuttgarter Kunstauktionshaus, 2000.
- 圖 48 「孟」款紫砂壺底，沖繩首里城跡（木曳門）出土，沖繩縣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 圖 49 「白雲深處有人家，孟臣製」款，Teek Seeun 沉船出水。圖版取自 Nagel Auctions. *Tek Sing Treasures*, 281, pl. 14. Stuttgart Germany: Stuttgarter Kunstauktionshaus, 2000.
- 圖 50 紫砂梨式壺，Teek Seeun 沉船出水。圖版取自 Nagel Auctions. *Tek Sing Treasure*, 273, TS235. Stuttgart Germany: Stuttgarter Kunstauktionshaus, 2000.
- 圖 51 紫砂壺身，沖繩首里城跡（管理用道路地區）出土。圖版取自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首里城跡—管理用道路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沖繩：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01，頁 79，第 33 圖之 2。
- 圖 52 紫砂梨式壺，Desaru 沉船出水。圖版取自黃健亮、黃怡嘉主編，《荊溪朱泥——明清宜興朱泥壺研究》，臺北：盈記唐人工藝出版社，2010，頁 79，圖 36。
- 圖 53 紫砂壺身，宜興蜀山窯址出土。圖版取自黃健亮、黃怡嘉主編，《荊溪朱泥——明清宜興朱泥壺研究》，臺北：盈記唐人工藝出版社，2010，頁 44，圖 5。
- 圖 54 紅陶壺，長崎岩原目付屋敷跡出土。圖版取自長崎県教育委員会，《長崎奉行所（立山役所）跡・岩原目付屋敷跡・炉粕町遺跡》（光碟），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会，2005。

- 圖 55 「思」款紅陶壺身，京都平安京左京北邊四坊公家町屋敷跡出土，京都市埋藏文化財研究所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 圖 56 紅陶壺身，京都平安京左京北邊四坊公家町屋敷跡出土，京都市埋藏文化財研究所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 圖 57 紅陶壺蓋，京都平安京左京北邊四坊公家町屋敷跡出土，京都市埋藏文化財研究所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 圖 58 紅陶杯，沖繩天界寺跡出土，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 圖 59 紫砂杯，沖繩首里城跡（管理用道路地區）出土，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 圖 60 紅陶壺把，沖繩首里城跡（下之御庭跡）出土，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 圖 61 紅陶杯，沖繩首里城跡（右掖門及周邊地區）出土，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 圖 62 紅陶壺蓋，沖繩首里城跡（下之御庭跡）出土，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 圖 63 紅陶壺蓋，沖繩首里城跡（下之御庭跡）出土，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 圖 64 紅陶器身，沖繩首里城跡（下之御庭跡）出土，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 圖 65 紅陶器底，沖繩首里城跡（下之御庭跡）出土，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 圖 66 紅陶器底，沖繩首里城跡（下之御庭跡）出土，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 圖 67 紫泥長頸瓶，日本那霸市立壺屋燒物博物館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 圖 68 紫泥角瓶，私人收藏。圖版取自佐賀県立九州陶磁文化館編集，《沖繩のやきもの——南海からの香り》，佐賀：佐賀県立九州陶磁文化館，1998，頁 104，圖 208。
- 圖 69 紫泥藍彩花卉紋壺，日本那霸市立壺屋燒物博物館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 圖 70 紫泥「卍」字壺蓋，沖繩首里城跡（真珠道跡）出土。圖版取自沖繩県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編，《真珠道跡—首里城跡真珠道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I）—》，沖繩：沖繩県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2006，頁 116，圖 10 之 19。
- 圖 71 紫泥「卍」字壺蓋，沖繩首里城跡（真珠道跡）出土。圖版取自沖繩県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編，《真珠道跡—首里城跡真珠道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I）—》，沖繩：沖繩県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2006，頁 116，圖 10 之 20。
- 圖 72 紫砂「卍」字壺鈕，沖繩首里城跡（真珠道跡）出土。圖版取自沖繩県立埋藏文化財

センター編，《真珠道跡—首里城跡真珠道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I）—》，沖繩：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06，頁 116，圖 10 之 21。

- 圖 73 紫泥壺底，沖繩首里城跡（廣福門跡）出土，沖繩縣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 圖 74 紫泥器身，沖繩渡地村跡出土，沖繩縣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 圖 75 紫泥壺把，沖繩渡地村跡出土，沖繩縣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 圖 76 紫泥壺蓋，沖繩天界寺跡出土，沖繩縣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 圖 77 紫泥壺蓋，沖繩天界寺跡出土，沖繩縣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 圖 78 紫泥器底，沖繩首里城跡（下之御庭跡）出土，沖繩縣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 圖 79 紫泥器身，沖繩首里城跡（下之御庭跡）出土，沖繩縣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 圖 80 紫泥器底，沖繩首里城跡（廣福門跡）出土，沖繩縣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 圖 81 紫泥器身，沖繩首里城跡（真珠道跡）出土，沖繩縣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 圖 82 紫泥圈足，沖繩首里城跡（真珠道跡）出土，沖繩縣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 圖 83 紫泥器身，沖繩首里城跡（真珠道跡）出土，沖繩縣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 圖 84 紫泥壺把，沖繩首里城跡（右掖門及周邊地區）出土，沖繩縣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 圖 85 紫泥壺身，沖繩首里城跡（右掖門及周邊地區）出土，沖繩縣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 圖 86 紫泥壺蓋，沖繩首里城跡（東之アザナ北地區）出土，沖繩縣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 圖 87 紫泥藍彩花卉紋壺，私人收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 圖 88 紫泥圓腹壺，沖繩首里城跡（真珠道跡）出土。圖版取自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真珠道跡—首里城跡真珠道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I）—》，沖繩：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06，頁 35，第 15 圖之 10。
- 圖 89 黑釉注壺，日本浦添市美術館藏。圖版取自沖繩県立博物館・美術館、那覇市立壺屋焼物博物館編，《琉球陶器の来た道：沖繩県立博物館・美術館×那覇市立壺屋焼物博物館合同企画展》，那覇：那覇市立壺屋焼物博物館，2011，頁 71，圖 121。
- 圖 90 紅陶花卉紋器身，沖繩天界寺跡出土，沖繩縣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藏。圖版為筆者

自攝。

圖 91 褐釉提梁壺，沖繩天界寺跡出土。圖版取自沖繩県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編，《天界寺（I）—首里杜館地下駐車場入り口新設工事に伴う緊急発掘調査—》，沖繩：沖繩県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2001，頁 73，第 39 圖之 15。

圖 92 壺蓋，沖繩渡地村跡出土，沖繩県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圖 93 器底，沖繩首里城跡（真珠道跡）出土，沖繩県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圖 94 灰陶器身，沖繩首里城跡（御内原東地區）出土，沖繩県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圖 95 紫砂六方壺，日本彦根城博物館藏。圖版取自京都国立博物館、読売新聞社編集，《魅惑の清朝陶磁》，大阪：読売新聞社，2013，頁 108，圖 115。

圖 96 紫砂壺蓋，沖繩中城御殿跡出土，沖繩県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圖 97 紫砂貼花竹紋壺身，宜興蜀山窯址出土。圖版取自吳光榮、許艷春，〈管窺明清時期宜興蜀山遺址出土紫砂壺標本製作工藝之演變〉，收入江蘇省考古研究所、宜興市文管辦編，《紫泥沉香——2015 宜興紫砂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京：譯林出版社，2017，頁 31，圖 112。

圖 98 紫砂貼花松竹梅紋壺，京都靈洞院藏。圖版取自京都国立博物館、読売新聞社編集，《魅惑の清朝陶磁》，大阪：読売新聞社，2013，頁 50，圖 31。

圖 99 紫砂貼花鶴紋壺，Oosterland 沉船出水。圖版取自 Jane Klose, "Oriental Ceramics Retrieved from Thre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Ships Wrecked off the Coast of Southern Africa: the Oosterland (1697), Bennebroek (1713) and Brederode (1785),"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64 (1999-2000): 69, fig. 5-A/2.

圖 100 紫砂貼花雙流壺，丹麥國立博物館藏。圖版取自 Bente Dam Mikkelsen, *Ethnographic Objects in the Royal Danish Kunstammer 1650-1800, 170-171*. København: Nationalmuseet, 1980.

圖 101 紫砂貼花梅紋壺，京都正傳永源院藏。圖版取自京都国立博物館、読売新聞社編集，《魅惑の清朝陶磁》，大阪：読売新聞社，2013，頁 50，圖 30。

圖 102 紫砂貼花松竹梅紋壺，臺灣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藏。圖版取自財團法人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主編，《古壺之美·6》，臺北：財團法人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2014，頁 14-15，圖 3。

圖 103 紫砂貼花獅子戲球紋壺，私人收藏。圖版取自主婦の友社編，《賣茶翁集成——遺品・遺墨・偈語・伝記》，東京：主婦の友社，1975，頁 21。

圖 104 紫砂貼花梅紋六方壺蓋，大阪城下町出土，大阪文化財研究所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圖 105 紫砂貼花壽字紋碗，長崎唐人屋敷跡（十善寺地區コミュニティ住宅建設）出土。圖

版取自長崎市教育委員会，《唐人屋敷跡—十善寺地區コミュニティ住宅建設に伴う埋蔵文化財発掘調査報告書—》，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会，2001，PL.7之78。

- 圖 106 紫砂貼花折枝梅紋六方壺身，沖繩渡地村跡出土，沖繩縣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 圖 107 紫砂貼花折枝梅紋六方壺，臺灣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藏。圖版取自黃健亮，〈茶文化視野下的宜興貿易壺〉，收入故宮博物院編，《2007年國際紫砂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頁245，圖13。
- 圖 108 紫砂壺蓋，沖繩渡地村跡出土。圖版取自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渡地村跡—臨港道路那覇1号線整備に伴う緊急発掘調査報告—》，沖繩：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07，頁104，圖29之15。
- 圖 109 紫砂壺蓋，沖繩普天間古集落遺址出土，沖繩縣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 圖 110 紫砂貼花白泥龍紋壺，日本角屋保存會藏。圖版取自京都国立博物館、読売新聞社編集，《魅惑の清朝陶磁》，大阪：読売新聞社，2013，頁75，圖67。
- 圖 111 紫砂貼花龍紋壺身，沖繩首里城跡（繼世門北地區）出土，沖繩縣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藏。圖版為筆者自攝。
- 圖 112 紫砂貼花龍紋四方提梁壺，德國安東烏爾里希公爵博物館藏。圖版取自 Eva Ströber. *Ostasiatika*, 55, Kat. Nr. 38. Braunschweig : Herzog Anton Ulrich-Museum, 2002.
- 圖 113 紫砂貼花塔紋壺身，沖繩首里城跡（管理用道路地區）出土。圖版取自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首里城跡—管理用道路地区発掘調査報告書—》，沖繩：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01，頁238，圖版28之18。
- 圖 114 紫砂貼花斷橋相會圖壺，香港茶具文物館藏。圖版取自香港藝術館編，《宜興陶藝——茶具文物館羅桂祥珍藏》，香港：香港市政局，1990，頁216，圖103。
- 圖 115 波特格紅陶斷橋相繪圖壺，大英博物館藏。圖版取自 http://www.britishmuseum.org/research/collection_online/collection_object_details.aspx?objectId=71922&partId=1&searchText=Bottger&page=1，檢索日期：2018年5月5日。
- 圖 116 紫砂貼花松紋壺蓋，沖繩中城御殿跡出土。圖版取自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編，《中城御殿跡（首里高校内）—首里高校校舍改築に伴う発掘調査—》，沖繩：沖繩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2017，頁100，第66圖之199。
- 圖 117 紫砂貼花松竹梅紋壺，臺灣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藏。圖版取自龔良主編，《紫玉暗香——2008南京博物院紫砂珍品聯展》，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8，頁220，圖92。
- 圖 118 紫砂貼花折枝梅紋雙流壺，德國德勒斯登茨溫格宮陶瓷博物館藏。圖版取自 Eva Ströber，〈強人奧古斯塔收藏中的宜興瓷和德化瓷以及歐洲瓷器的發明〉，收入故宮博物院編，《2007年國際紫砂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頁48。

- 圖 119 紫砂貼花折枝梅紋壺身，臺南普羅民遮城遺址（赤崁文化園區）出土。圖版取自鍾亦興，《赤崁文化園區規劃案範圍內遺構調查計畫成果報告》，臺南：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2016，頁 169，圖 128 之 1。
- 圖 120 紫砂貼花白泥壽字紋壺蓋，臺南普羅民遮城遺址（東北稜堡遺構）出土。圖版取自陳維鈞，《原荷治普羅民遮城東北稜堡遺構試掘計畫期末報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2017，頁 115，圖 130。
- 圖 121 紫砂貼花白泥雙龍戲珠紋壺，圖版取自 Patrice Valfré, *Yixing: Teapots for Europe*, 235, pl.299. Poligny, France: Éditions Exotic Line, 2000.
- 圖 122 青花山水圖直筒壺，Hatcher 沉船出水。圖版取自 Colin Sheaf and Richard Kilburn,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 1988. 63, pl. 89. Oxford, England: Phaidon-Christie's Ltd.
- 圖 123 青花鳳凰紋壺，Hatcher 沉船出水。圖版取自 Colin Sheaf and Richard Kilburn,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 1988. 63, pl. 89. Oxford, England: Phaidon-Christie's Ltd.
- 圖 124 紫砂貼花描金獅子戲球紋壺，德國德勒斯登茨溫格宮陶瓷博物館藏。圖版取自 Eva Ströber,〈強人奧古斯塔收藏中的宜興瓷和德化瓷以及歐洲瓷器的發明〉，收入故宮博物院編，《2007 年國際紫砂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頁 55。
- 圖 125 青花山水圖六方提梁壺，Vung Tau 沉船出水。圖版取自 Christie's Amsterdam, *The Vung Tau cargo: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39, pl.216. Amsterdam: Christie's Amsterdam, 1992.
- 圖 126 青花花卉紋壺，荷蘭國家博物館藏。圖版取自 <https://www.rijksmuseum.nl/en/search/objects?q=teapot&p=3&ps=12&st=Objects&ii=1#/AK-RBK-16309-B,25>，檢索日期：2018 年 5 月 10 日。
- 圖 127 紫砂貼花花卉紋壺，英國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藏。圖版取自 <http://collections.vam.ac.uk/item/O22890/teapot-unknown/>，檢索日期：2018 年 5 月 5 日。
- 圖 128 紫砂貼花蓮瓣紋碗身，沖繩慶來慶田城遺跡出土。圖版取自沖繩県教育庁文化課編，《慶來慶田城遺跡》，沖繩：沖繩県教育委員会，1997，頁 171，圖版 29 之 4。
- 圖 129 紫砂貼花蓮瓣紋碗，中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耿寶昌主編，《紫砂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 184，圖 150。
- 圖 130 紫砂鏤空折枝梅紋壺，德國德勒斯登茨溫格宮陶瓷博物館藏。圖版取自 Eva Ströber,〈強人奧古斯塔收藏中的宜興瓷和德化瓷以及歐洲瓷器的發明〉，收入故宮博物院編，《2007 年國際紫砂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頁 51。
- 圖 131 紫砂笙式壺，德國德勒斯登茨溫格宮陶瓷博物館藏。圖版取自 Patrice Valfré, *Yixing: Teapots for Europe*, 227, pl.252. Poligny, France: Éditions Exotic Line, 2000.

Yixing ware Excavated in Japan and Its Related Issues

Wang, Liang-chung
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Yixing ware produced in the area of modern-day Yixing County, Jiangsu Province, due to dispersal by people and circulation as commercial products, made its way to other areas in China and overseas. In the past, scholars in their discussion focused on the different forms and decorative motifs developed in response by Yixing craftsmen to different export markets.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esent study, however, points to a more unfamiliar destination of this ware for export, that of Japan and the Ryukyu Islands, to examine the date and forms of wares that have been excavated there and various related issues.

The present study first starts with research efforts on the part of Japanese scholars as a foundation to deliberate on a general idea of the date of production for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ieces, determining the period for Yixing ware excavated in Japan and the Ryukyu Islands. Then, on the basis of comparing external characteristics and methods of production, an introduction is offered on the one hand for the unique joining method of clay pieces for Yixing ware.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explains that “Yixing ware” mentioned in Japanese archaeological reports actually includes wares from other areas. In other words, it is a comparative retrospective on the place of production. After combing through the possible periods and places of production, the study turns to Yixing ware as export items to examine the possible routes taken to Japan and the Ryukyu Islands, as well as considering the possibility of its local sale and use, forming the focus of the investigation. Finally, by concentrating on one category, Yixing ware with molded applique that scholars considered as being solely exported to Europe, one finds its excavation in Japan and the Ryukyu Islands, as well as historical objects, as a way to reconsider this kind of export product spanning Europe and Asia. In short, besides studying Yixing ware within the network of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nd the Ryukyu Islands, it attempts to compare Yixing ware transported by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o Europe. By investigating individual cases in Japan and the Ryukyu Islands, it

is hoped that another side to the study of Yixing ware can be presented.

Keywords: Yixing ware, isolationism, Nagasaki, Ryukyu, Sino-Japanese trade, Sino-Ryukyu trade

(Translated by Donald E. Brix)



圖 1 17世紀 紫砂壺 高 11 公分 長崎築町遺跡出土



圖 2 17世紀 「時大彬製」款紫砂壺 高 9 公分 明崇禎五年（1632）張光奎墓出土



圖 3 17世紀 紫砂壺蓋 長崎築町遺跡出土



圖 4 18世紀 紫砂貼花龍紋壺蓋 口徑 8.1 公分 長崎櫻町遺跡出土



圖 5 18世紀 紫砂貼花白泥龍紋壺 口徑 16.5 公分 Geldermalsen 沉船出水



圖 6 17世紀 紫砂穿心罐 長崎櫻町遺跡出土



圖 7 17世紀 紫砂穿心罐 高 9.5 公分
江蘇徐州衛所遺跡出土



圖 8 17世紀 「且閑居，孟臣製」款紫砂
壺 高 9.4 公分 長崎勝山町遺跡出土



圖 9 17世紀 「甲辰仲□，且閑□，孟
□□」款紫砂壺 大阪堂島藏屋敷跡
出土



圖 10 17世紀 「天啓丁卯年，友善堂，孟
臣製」款紫砂貼花折枝梅紋壺 高 14
公分 英國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
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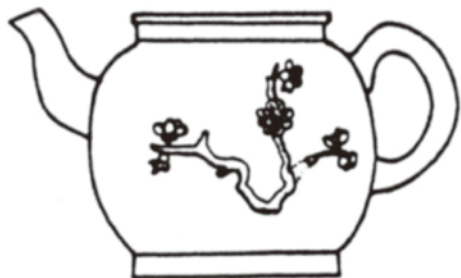


圖 11 17世紀 紫砂貼花折枝梅紋壺 高 8.4
公分 Oosterland 沉船出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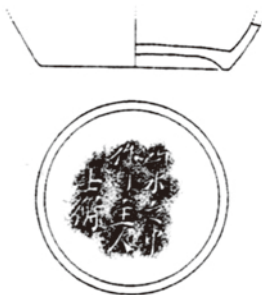


圖 12 18世紀 「山水之中作主人，士衡」
款紫砂壺底 口徑 5.8 公分 長崎唐
人屋敷跡（十善寺地區コミュニテイ
住宅建設）



圖 13 18 世紀 「人之樂此，何如玉川，士衡」款紫砂壺 高 11.7 公分 臺灣鴻禧美術館藏



圖 14 18 世紀 「伴閑人」款紫砂壺 高 10 公分 臺灣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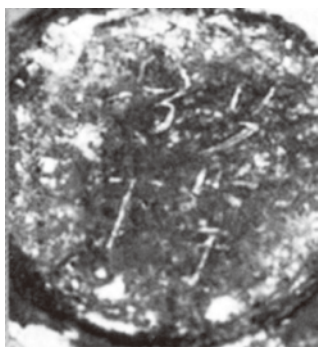


圖 15 18 世紀 「行吟于月下」款 Geldermalsen 沉船出水



圖 16 18 世紀 紫砂壺蓋 口徑 6 公分 長崎唐人屋敷跡（天后堂前廣場整備）出土



圖 17 18 世紀 紫砂橫把壺 口徑 16.5 公分 長崎唐人屋敷跡（十善寺地區コミュニティ住宅建設）出土



圖 18 18 世紀 紫砂橫把壺 臺灣高雄左營舊城遺址（外興隆營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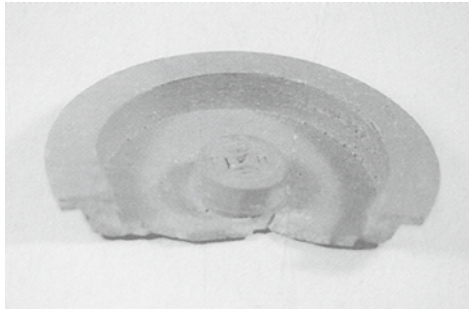


圖 19 18 世紀 紫砂壺蓋 口徑 6.9 公分
長崎唐人屋敷跡（天后堂前廣場
整備）出土



圖 20 18 世紀 紫砂提梁直筒壺 高 17 公分
Gothborg 沉船出水



圖 21 18-19 世紀 紫砂壺蓋 長崎唐人屋
敷跡（天后堂前廣場整備）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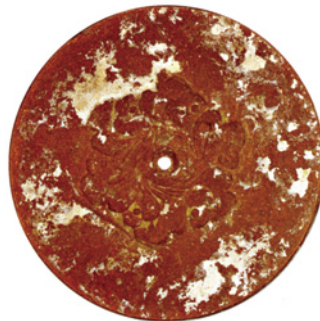


圖 22 18-19 世紀 紫砂壺蓋 口徑 6.8 公分
宜興蜀山窯址出土



圖 23 日本 江戶時代 〈長崎唐館交易繪
卷〉 日本神戶市立博物館藏



圖 24 日本 江戶時代 〈唐館書房之圖—大
和屋版〉 日本長崎市立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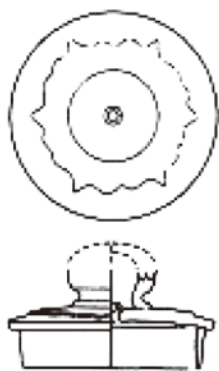


圖 25 17世紀 紫砂貼花柿蒂紋壺蓋 口徑 6.6公分 京都平安京左京北邊四坊出土



圖 26 18世紀 紫砂壺身 高 4.2公分 京都平安京左京北邊四坊出土



圖 27 18世紀 「玉香齋」款紫砂壺 高 6公分 Geldermalsen 沉船出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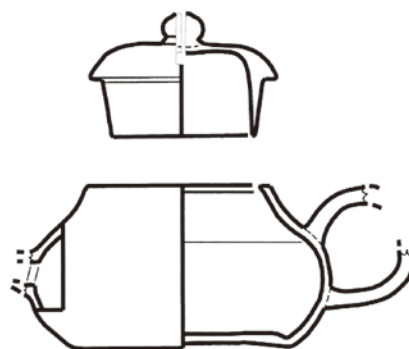


圖 28 18-19世紀 「君德」款紫砂壺 口徑 3.7公分 東京駒込鰻繩手御先手組屋敷跡出土



圖 29 18世紀 紫砂口沿 口徑 8.8公分 沖繩渡地村跡出土



圖 30 18世紀 紫砂口沿 口徑 12.8公分 沖繩渡地村跡出土



圖 31 18 世紀 紫砂貼花龍紋壺 高 13.9 公分 日本究理堂文庫藏



圖 32 18 世紀 紫砂壺把 沖繩渡地村跡出土



圖 33 17-18 世紀 紫砂壺流 沖繩渡地村跡出土



圖 34 17 世紀 紫砂六方提梁壺 高 15 公分 Oosterland 沉船出水



圖 35 18 世紀 紫砂壺身 沖繩渡地村跡出土



圖 36 18 世紀 灰陶橫把壺 高 9.7 公分 沖繩八重山黛址出土



圖 37 17 世紀 灰陶橫把壺 高 11.7 公分
沖繩湧田窯址出土



圖 38 17-18 世紀 紫砂菊瓣紋壺底 沖繩
首里城跡（管理用道路地區）出土



圖 39 17-18 世紀 紫砂貼花菊瓣紋四方提
梁壺 通高 15.6 公分 中國南京博物
院藏



圖 40 清康熙 「康熙御製」款銅胎畫琺瑯
菊瓣紋四方壺 高 9.6 公分 國立故
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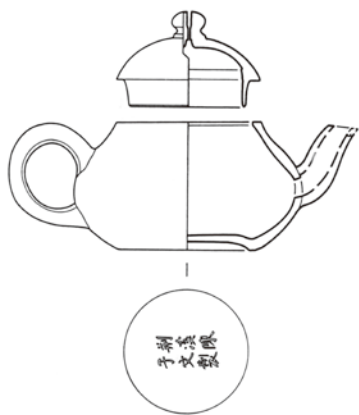


圖 41 17-18 世紀 「荊溪陳子文製」款紫
砂壺 口徑 5.4 公分 沖繩ナニキ
一毛古墓群出土



圖 42 17-18 世紀 「荊溪俞瑞之□」款
Bennebroek 沉船出水



圖 43 17-18 世紀 「荊溪陳文卿製」款紫砂壺 高 7.9 公分 德國德勒斯登茨溫格宮陶瓷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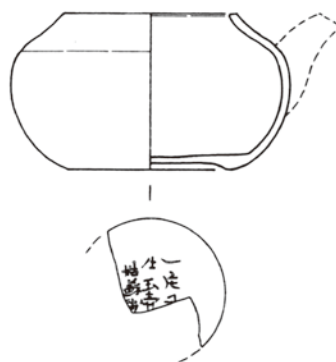


圖 44 19 世紀 「一片□□在玉壺，姑蘇留□」款紫砂壺 沖繩首里城跡（上之毛及周邊地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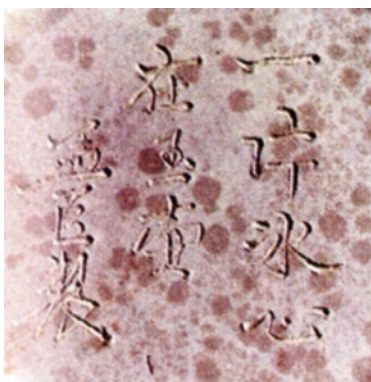


圖 45 19 世紀 「一片冰心在玉壺，孟臣製」款 Teek Seeun 沉船出水



圖 46 19 世紀 「□□天地間，孟臣」款沖繩首里城跡（管理用道路地區）出土



圖 47 19 世紀 「明月松間照，孟臣製」款 Teek Seeun 沉船出水



圖 48 19 世紀 「孟」款紫砂壺底 沖繩首里城跡（木曳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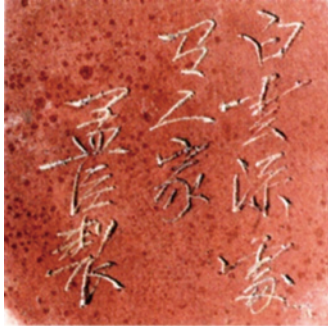


圖 49 19世紀 「白雲深處有人家，孟臣製」款 Teek Seeun 沉船出水



圖 50 19世紀 紫砂梨式壺 高 6.6 公分
Teek Seeun 沉船出水



圖 51 19世紀 紫砂壺身 口徑 7.6 公分
沖繩首里城跡（管理用道路地區）
出土



圖 52 19世紀 紫砂梨式壺 全長 16 公分
Desaru 沉船出水



圖 53 18世紀 紫砂壺身 宜興蜀山窯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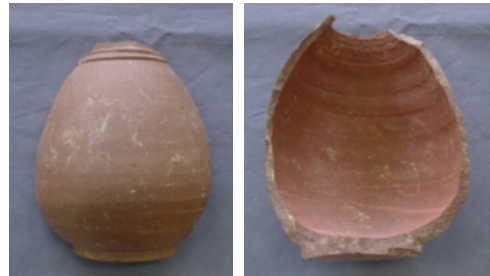


圖 54 17-19世紀 紅陶壺 底徑 6.5 公分
長崎岩原目付屋敷跡出土



圖 55 17 世紀 「思」款紅陶壺身 京都平安京左京北邊四坊出土



圖 56 17 世紀 紅陶壺身 京都平安京左京北邊四坊出土



圖 57 17 世紀 紅陶壺蓋 京都平安京左京北邊四坊出土



圖 58 17-19 世紀 紅陶杯 口徑 6.8 公分
沖繩天界寺跡出土



圖 59 17-18 世紀 紫砂杯 口徑 5.7 公分
沖繩首里城跡（管理用道路地區）
出土



圖 60 17-19 世紀 紅陶壺把 口徑 5.6 公分
沖繩首里城跡（下之御庭跡）出土



圖 61 17-19 世紀 紅陶杯 口徑 6.2 公分
沖繩首里城跡（右掖門及周邊地區）
出土



圖 62 17-19 世紀 紅陶壺蓋 口徑 5 公分
沖繩首里城跡（右掖門及周邊地區）
出土



圖 63 17-19 世紀 紅陶壺蓋 口徑 5.5 公分
沖繩首里城跡（下之御庭跡）出土



圖 64 17-19 世紀 紅陶器身 口徑 5.2 公分
沖繩首里城跡（下之御庭跡）出土



圖 65 17-19 世紀 紅陶器底 底徑 5 公分
沖繩首里城跡（下之御庭跡）出土



圖 66 17-19 世紀 紅陶器底 底徑 5.4 公分
沖繩首里城跡（下之御庭跡）出土



圖 67 18-19 世紀 紫泥長頸瓶 日本那霸
市立壺屋燒物博物館藏



圖 68 18-19 世紀 紫泥角瓶 高 9.9 公分
私人收藏



圖 69 18-19 世紀 紫泥藍彩花卉紋壺 日
本那霸市立壺屋燒物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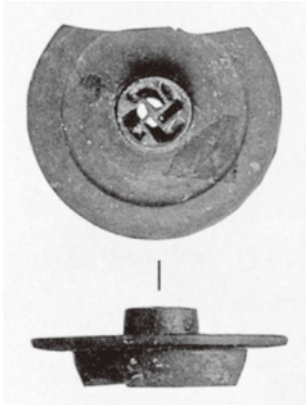


圖 70 18-19 世紀 紫泥「卍」字壺蓋 口徑 7 公分 沖繩首里城跡 (真珠道跡) 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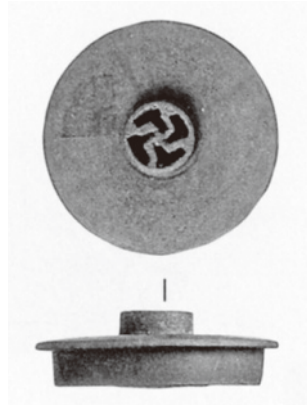


圖 71 18-19 世紀 紫泥「卍」字壺蓋 口徑 6.8 公分 沖繩首里城跡 (真珠道跡) 出土



圖 72 18-19 世紀 紫砂「卍」字壺鈕 沖繩首里城跡 (真珠道跡) 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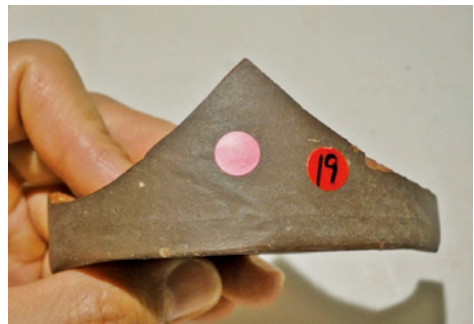


圖 73 18-19 世紀 紫泥壺底 底徑 9 公分 沖繩首里城跡 (廣福門跡) 出土



圖 74 18-19 世紀 紫泥器身 沖繩渡地村跡出土



圖 75 18-19 世紀 紫泥壺把 沖繩渡地村跡出土



圖 76 18-19 世紀 紫泥壺蓋 口徑 3.4 公分
沖繩天界寺跡出土



圖 77 18-19 世紀 紫泥壺蓋 口徑 5.6 公分
沖繩天界寺跡出土



圖 78 18-19 世紀 紫泥器底 底徑 4.1 公分
沖繩首里城跡(下之御庭跡)出土



圖 79 18-19 世紀 紫泥器身 口徑 9.7 公分
沖繩首里城跡(下之御庭跡)出土



圖 80 18-19 世紀 紫泥器底 底徑 7.2 公分
沖繩首里城跡(廣福門跡)出土



圖 81 18-19 世紀 紫泥器身 口徑 7.8 公分
沖繩首里城跡(真珠道跡)出土



圖 82 18-19 世紀 紫泥圈足 足徑 7.8 公分
沖繩首里城跡（真珠道跡）出土



圖 83 18-19 世紀 紫泥器身 沖繩首里城
跡（真珠道跡）出土



圖 84 18-19 世紀 紫泥壺把 沖繩首里城
跡（右掖門及周邊地區）出土



圖 85 18-19 世紀 紫泥壺身 底徑 4 公分
沖繩首里城跡（右掖門及周邊地區）
出土



圖 86 18-19 世紀 紫泥壺蓋 口徑 5.3 公分
首里城跡（東之アザナ北地區）出土



圖 87 18-19 世紀 紫泥藍彩花卉紋壺 私人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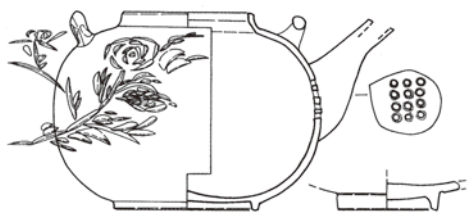


圖 88 18-19 世紀 紫泥圓腹壺 高 12.2 公分 沖繩首里城跡（真珠道跡）出土



圖 89 18-19 世紀 黑釉注壺 高 12.6 公分 日本浦添市美術館藏



圖 90 18-19 世紀 紅陶花卉紋器身 沖繩天界寺跡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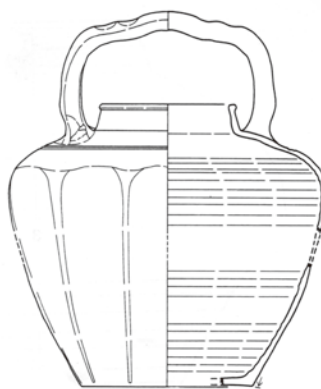


圖 91 18-19 世紀 褐釉提梁壺 高 16.5 公分 沖繩天界寺跡出土



圖 92 18-19 世紀 壺蓋 沖繩渡地村跡出土



圖 93 18-19 世紀 器底 足徑 5.3 公分 沖繩首里城跡（真珠道跡）出土



圖 94 18-19 世紀 灰陶器身 口徑 8 公分
沖繩首里城跡（御內原東地區）出土



圖 95 18-19 世紀 紫砂六方壺 高 9.7 公分
日本彥根城博物館藏



圖 96 18-19 世紀 紫砂壺蓋 沖繩中城御
殿跡出土



圖 97 17 世紀 紫砂貼花竹紋壺身 宜興蜀
山窯址出土



圖 98 17 世紀 紫砂貼花松竹梅紋壺 高
13.3 公分 日本京都靈洞院藏



圖 99 17 世紀 紫砂貼花鶴紋壺 高 9 公分
Oosterland 沉船出水



圖 100 17 世紀 紫砂貼花雙流壺 高 17 公分
丹麥國立博物館藏



圖 101 17 世紀 紫砂貼花梅紋壺 高 13 公分
日本京都正傳永源院藏



圖 102 17 世紀 紫砂貼花松竹梅紋壺 高 12.3 公分 臺灣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藏



圖 103 17 世紀 紫砂貼花獅子戲球紋壺
高 12.5 公分 私人收藏



圖 104 17-18 世紀 紫砂貼花梅紋六方壺蓋
大阪城下町跡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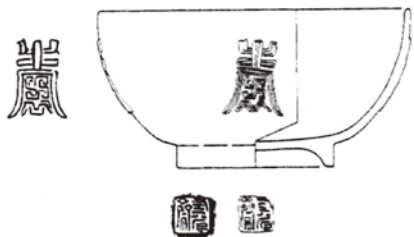


圖 105 18 世紀 紫砂貼花壽字紋碗 口徑 10.8 公分 長崎唐人屋敷跡(十善寺地區コミュニティ住宅建設)出土



圖 106 17-18 世紀 紫砂貼花折枝梅紋六方壺身 沖繩渡地村跡出土



圖 107 17-18 世紀 紫砂貼花折枝梅紋六方壺 臺灣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藏



圖 108 18 世紀 紫砂壺蓋 沖繩渡地村跡出土



圖 109 18 世紀 紫砂壺蓋 口徑 7.3 公分 沖繩普天間古集落遺址出土



圖 110 18 世紀 紫砂貼花白泥龍紋壺 高 12.2 公分 日本角屋保存會藏



圖 111 17-18 世紀 紫砂貼花龍紋壺身 口徑 5 公分 沖繩首里城跡(繼世門北地區)出土



圖 112 17-18 世紀 紫砂貼花龍紋四方提梁壺 通高 10 公分 德國安東烏爾里希公爵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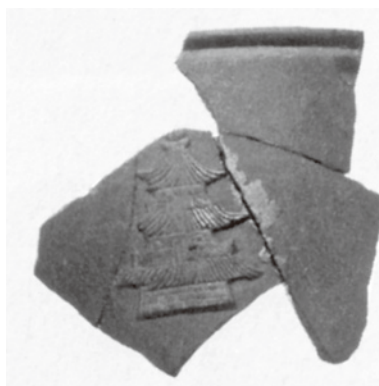


圖 113 18 世紀 紫砂貼花塔紋壺身 口徑 9.8 公分 沖繩首里城跡(管理用道路地區)出土



圖 114 18 世紀 紫砂貼花斷橋相會圖壺 高 13.5 公分 香港茶具文物館藏



圖 115 18 世紀 波特格紅陶斷橋相會圖壺 高 8.3 公分 大英博物館藏



圖 116 17-18 世紀 紫砂貼花松紋壺蓋 口徑 4.4 公分 沖繩中城御殿跡出土



圖 117 17-18 世紀 紫砂貼花松竹梅紋壺
高 17 公分 臺灣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藏



圖 118 17-18 世紀 紫砂貼花折枝梅紋雙流壺
德國德勒斯登茨溫格宮陶瓷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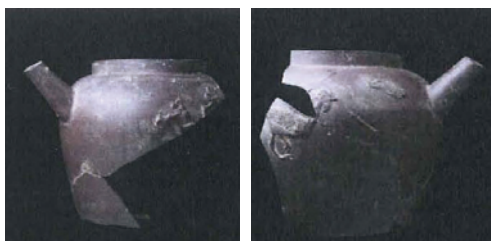


圖 119 17 世紀 紫砂貼花折枝梅紋壺身
臺灣臺南普羅民遮城遺址（赤崁文化園區）出土



圖 120 18 世紀 紫砂貼花白泥壽字紋壺蓋
臺灣臺南普羅民遮城遺址（東北稜堡遺構）出土



圖 121 18 世紀 紫砂貼花白泥雙龍戲珠紋壺
高 12.8 公分 私人收藏



圖 122 17 世紀 青花山水圖直筒壺 高 19 公分
Hatcher 沉船出水



圖 123 17世紀 青花鳳凰紋壺 Hatcher 沉船出水



圖 124 17-18世紀 紫砂貼花描金獅子戲球紋壺 德國德勒斯登茨溫格宮陶瓷博物館藏



圖 125 17世紀 青花山水圖六方提梁壺 Vung Tau 沉船出水



圖 126 18世紀 青花花卉紋壺 高9公分 荷蘭國家博物館藏



圖 127 18世紀 紫砂貼花花卉紋壺 高9.5公分 英國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藏



圖 128 17-18世紀 紫砂貼花蓮瓣紋碗身 沖繩慶來慶田城遺跡出土



圖 129 17-18 世紀 紫砂貼花蓮瓣紋碗 口徑 12.6 公分 中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130 17-18 世紀 紫砂鏤空折枝梅紋壺 高 12.6 公分 德國德勒斯登茨溫格宮陶瓷博物館藏



圖 131 17-18 世紀紫砂筴式壺 高 18.5 公分 德國德勒斯登茨溫格宮陶瓷博物館藏